

彙纂功過格

丁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二	一
八	八	八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三	二	三
書	八	八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1	
冊數		10 (4)	
函號	311	29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彙纂功過格第四卷

淺草文庫



行誼

脩身之三

總論存諸內者為心術見諸外者為行誼就行誼二字所包甚廣格中既各為

條例故其所列只就起居作息進退周旋處書之

大要處身以勤持己以恭毋涉浮夸毋忽細微循

循於為己而終身不敢暇逸是此條垂訓之意也

明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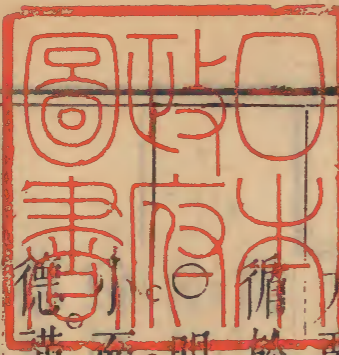
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

戒者則必至成大惡○黃陶菴云人必在小事上

割定脚做大事始無失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

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

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今人只思



彙纂功過格 卷四 修身格 行誼

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為者。漫不簡點。則併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管幼安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自反。惟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為罪。既而舟卒不覆。昔賢之自責如此。求全于行誼者。可知所勗焉。○蔡虛齋密箴曰。母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只似爾七八尺之身。母徒嚶嚶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即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

一功 勤理正務。不虛度光陰。

一日一功。發明羅景綸曰。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置。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附錄長慶時新平尉裴璞素稱

正直。卒於任所。其外弟韋元方客隴西。逢璞于道。騎從甚盛。元方驚拜。問曰。兄去人間。今何職也。璞曰。我職四川刷掠使。凡人一飲一食。皆有定數。况貨財所獲。其籍有限。踰籍則陰吏往來刷掠。或自耗費。或遭橫事。一切財利損失。皆吾輩掠取耳。農勤得穀。商勤得財。士勤得祿。只是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勤則併本分失之。遂揖而別。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斯言極為痛切。可以識不勤。則併本分失之之理矣。◎持己矜莊。暗室無惰。一日

發明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口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程子曰。安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又曰。嚴威儼恪。

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黃勉齋述朱子行實曰。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而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淡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危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薛敬軒曰。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敢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黃陶菴曰。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

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于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頃束帶未竟。此所謂不欺暗室者。非耶。吾輩平居。謔浪笑傲之時。多齊莊肅敬之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胡敬齋曰。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愚謂克守是條。方免二者之病。

◎日間以正

自處。凡服食器用。必出於正。
徵事張敬夫見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

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

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不知者評論此事鮮不以帝為拘偏過當矣抑知治平本於正修其理甚細江陵一代相才然原本欠闕瑕類正多非修身難言善世非細行不苟必不能以修身聖賢垂訓固不易也

◎作事勤敏

周詳小心慎密

發明

李祥嘗語門人曰吾居官事理

了之必不留積至明日愚按此言豈惟居官宜佩凡作事法此自無關冗之失○薛敬軒曰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畧余覺有濶畧之失宜謹之○晦菴告陳同甫曰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淡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

◎

已所未能不自隱諱

不諱已過者同

發明

呂叔簡曰

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學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知能之名而自棄於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於聖人也歟噫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徵事

司馬溫公家居時每與從學者講書

一日往鳴條山省墳小憩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瓦缶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

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方善長曰使他人當此何難設一詞以塞其問而公則必為之沉思思之未得則實以未究心對此公之所以為誠也○李及為監司仁宗問曰麥價幾何對曰臣實不知他日擇官為諸路按察屢薦不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以及對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必待忠信誠實之人如麥價多寡有甚撰一數目不得彼直以不知對其誠實可知自是屢蒙信用◎

偶有過失不待人言悚然內悔勉力思改

發明晦翁曰今人有

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體察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徵事楊時發先生少精悍不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

而我獨無過殆未之思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即夢寐中怨艾深切至于感泣久之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牧童樵子謂余曰我誨汝吾亦當敬聽之○沈東老先生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嘗曰齋每夜就枕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必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于壁後不敢再失也○黃萬祐修道于黔南無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祐曰我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養氣仁其行而勤其過耳朱日升曰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蝟集及至廻思往事恒若不見有短者心粗而氣浮也仁行勤過四字可作頂門針附錄先正格言曰人最不

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為故常。恬不為意。以至敗行喪檢。此莫大之患也。

◎從一善言

增註嘉其能從善也。若所為之事。另記功。徵事吳懷

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閣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冠。服錦繡。閣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閣公責善。吳公服善。俱有古人風。○孫學士元忠朴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常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以為迂拘曲謹。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敢淡議正叔。侍講謂榮陽公呂原明也。噫。如元忠者。真可謂從善如流哉。附錄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

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哉。又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三功聞一過即改

徵事宋蔡齊喜酒。居官時。每飲輒醉。太夫人年高。頗憂之。門人賈存道過

公數日。愛公之賢。慮以酒廢事。生疾。乃作詩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坐。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謝之。自是終身未嘗醉。如此門人。固不易得。然要非公喜于聞過。亦未必能

改之。速也。○**納一逆耳言**。發明洪自誠菜根談曰耳中常

事。纔是進德修行之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

把此生理在鴆毒中矣。**徵事**李昉丁太夫人憂起復

充職。竇儼責之曰魚袋之設。取夙夜匪懈之義。以金

為飾者。亦身之華也。子居憂。雖恩詔抑奪。不當有金

玉之飾。文正謝不敏。且誌于心曰。為人子者。喪禮固

非預習。然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

縉紳之列乎。竇兄真長者也。○王懿敏公知諫院時。

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公聞入言之。帝初詰以宮禁

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

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已服事朕左右。當奈

何。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以

錢三百千。錫王德用所進女。押出內東門。迄奏帝泣

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

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臣奏宮女已

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帝之睠愛其女。至於泣下。可

謂情深不能捨矣。而卒抑已欲以從臣言。何其剛制

哉。納逆耳言。至於如此。○**聞人毀已刻意內考**。發明南

此固難之難者也。山于曰。

好毀人者。德日損。幸人毀者。德日崇。徐偉長曰。今夫

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

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

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矣哉。

按有其實者。謂之毀。無其實者。謂之謗。謗且不敢不

自咎。矧其為毀乎。○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

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附錄**陶柎林

竟真功過格 修身格 行誼 七

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託出。此際正須反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當拂意時動

氣輒自懲遏今之消鎔

發明

王陽明日。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

意氣正當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當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呂叔簡曰。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弘。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許魯齋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龐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

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故怒時凡所欲為。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袁君載曰。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柴文伯曰。怒時之言多失體。須加簡點。至於盛怒之際。尤易遷怒。因而與他人言。亦不遜順。安得不以招尤。古人所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更宜為戒。諸晉三日。怒之防戒如此。則省克之功。安得不亟哉。**附錄** 吳康齋曰。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怒故也。欲責人。須思我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我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我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

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

○自返遜人能愧恥

奮勵

發明能自反者乃有愧恥有愧恥者乃能奮勵今人全然頑木雖一無所長未始不揚揚自尊

孰肯返入身來將自己照一照其見人之勝已則惟
有忌人之心曷嘗生恥已之念昔人道破世情謂人
於利欲上只知有己人於才德上却又不
知有己蓋多身為庸愚而莫自覺其庸愚者豈非自返之難哉
雖然能自返矣則又母徒為歉然遜人天下事未有
不可用力而成者晦菴先生謂陽氣發處金石亦透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在有志氣者自勉之也○張
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志如何
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陸道威曰有
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

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廣義胡敬齋曰人
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
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
他不得○陳白沙曰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
事業如為學要積累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夕改
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真若可以凌
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
之淵此無他平日激昂以為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
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其病在於心不寧靜無
真知實見故所學無味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
勢卒歸於廢弛悲夫

五功

一曰應接繁劇隨事處置合宜無厭無倦

發明薛文清曰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又云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陳仲醇曰。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在。席文輿曰。正要耐心一一與他理會。俾各得宜。不然。便是程子所謂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矣。○晦翁云。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學大進。可知學者於繁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敬軒云。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敬齋云。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又云。事事要打點合義。則心亦不放不亂。

十功讀書必整衣冠作字必令端楷經月無間

徵事張

子韶先

生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為伍也。○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讀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程明道先生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江夏賀對揚先生。禠躬端方。晉秩宗伯。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近陸稼書先生。生平不作行草。

後生宜以為法。○薛敬軒曰。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黃魯直曰。司馬溫公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朱文公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

◎每食必重念稼穡艱難。并念上天先聖養人之功。

終食不忘誠敬。經月無間。

發明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舂磨淘

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試誦此數語。而臨食之時。不得不竦然加敬矣。**附錄**學齋佔嗶曰。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未食先出主。即孔子鄉黨所謂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朱文公註云。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此聖人之誠。余又于禮記及左傳有云。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蔬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為禮。今之腐儒。非惟不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為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

髡徒得竊我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即鄉黨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二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猥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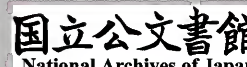
○彌月困

苦憔悴泰然能安

增註此即孟夫子所謂忍性也。必久而能安。乃可記功。**發明**吳康齋

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徵事**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幃加於其上。無一怨心。一峰先生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為意。有學問人固是如此。○劉忠宣公下獄。同難者謀

行賄紓禍。公曰。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成肅州。有致餽者。謝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資果為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驢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己。為悅哉。夫不求適己。斯能處困而安。於以見昔賢學識之淡至也。○黃山谷嘗云。余謫宜州。所僦城南民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顧氏庭聞遺述曰。山谷答劉文學詩云。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



前去要識平生鐵石心。王定國有歌兒曰柔奴。從定國南遷歸。東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真可令炎海變清涼也。**附錄**海鹽人吳昂。號南溪。家貧。聞海寧有祝先生。率者。以員外郎家居。教授生徒。往從之。既至。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惟室傍一牛棚。幸無牛。生可居乎。昂唯唯。先生使人掃除塗墍。昂解衣雜塗人共作。先生持教嚴。常映戶以察群弟子。昂在弟子中最苦。外披一敝袍。而裹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室中以蔽寒。而日夜誦不輟。後至歲除告歸。先生憐其酷貧。贈以二金。至新正。門人拜賀先生。而昂則到館就學矣。後官至方伯。以廉辨聞。為名臣。余見近日讀書子弟。輒以貧困

累心。朝夕於憂愁之中。而不克卒業。則安可不聞吳公之事乎。○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京監卒業。不携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陳公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學者必具此一副。耐苦安窮志節。庶幾德日以進。業日以修。◎一月內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

徵事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

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薛文清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為師訓。○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呂東萊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語發深省而忿懷渙然自是從容和緩與人言未嘗有疾辭遽色而諄至真懇出由衷加之婉與使人日心醉而不自知居恒言人患子子小諒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尤患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實深厚視世間益然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朋而用裕資淡朱文公稱其身備四氣之和

◎遇失意事絕無尤怨益思自

脩。發明 袁君載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失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闕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王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

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羅念菴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為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為俗情二者相去懸絕要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

事 柳宗元以譴謫永州其母盧太夫人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於罰今將大警於其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為也敬慎而已○蔡西山先生從朱文公遊

韓侂胄秉政逐朱熹偽學之禁先生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文公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坐中有嘆息泣下者而先生咨疑質是灑如雍如也文公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

矣。眾謂行宜緩。自愛。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至貶所。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吳康齋先生嘗語學者曰。我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受一寵若驚。得

一譽若訝。益思勉德以副之。

徵事 宋王旦歷遷平章太尉。晚年帝眷益隆。每

承恩寵。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及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輅出都門。百官餞賀。莫不稱榮。公曰。我何益於國。祇覺反側不安。此受寵若驚者也。○隋李士謙好施。值歲荒。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復設粥賑濟。死者瘞埋之。或

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謂陰德。此聞譽若訝者也。**廣義** 受寵得譽。少年之人。悅心快意。每易長虛驕。增惰慢。倪正父曰。逆境難堪。久而有益。順境快意。易以壞人。旨哉言乎。昔高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叔父。傍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為法矣。○**大事難忍能忍** **增註** 按格中既曰。忍受一橫逆。又曰。受人一不堪。而此又曰。難忍能忍。反覆參讀。未識其所以分別。繼觀迪吉錄云。凡施濟人。定要受嗔

怒。為人謀。定要受恨責。任事定要任怨。勸化定受譏
彈。寬厚定遭笑侮。此是挾以俱來底。不辨此根。非能
善者也。意者難忍能忍。謂此等耶。**徵事**步騭避亂江
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羗者。
郡豪族。騭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以美瓜獻。焦方內
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所以來。畏其疆也。今
去為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羗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
設席坐。騭旌於外。旌愈恥。騭辭色自若。焦自享大案。
殺膳。騭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騭極餐致飽。乃辭出。旌
怒曰。能忍此乎。騭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
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騭為相。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
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此亦難忍能忍之
一証也。○呂東萊曰。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
甚於人之陵。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

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
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
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
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我之為
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
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
陵賤耳。我何為而怒。夫心者我之心也。治我之心而
已矣。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其言甚達。存
此見者。無地不可忍也。○韓子熙為國子祭酒。遷鄴
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令
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此
事亦是一証。○賈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
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
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

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廣州古成之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榜未出外已聞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愚按凡若此者皆可謂難忍能忍。然豈僅十功之可盡。直當加數倍論之。◎習學一正

經業必底於成不令半途漫廢

發明遺教經云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則事

無難者譬如小水長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出曜經曰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譬如鑛鐵數入百鍊則成精金○蓮池大師曰世間一枝一藝其始學不

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處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隨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是之謂真有心之丈夫也如此存心何事不辦可不勉哉

二十功 易犯之過常自覺察痛力改除勿使再犯

朱子

少從劉屏山問入道次第答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胡原仲言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觀玩之從此遂不性急按公自幼于省克甚力嘗飲酒過量遂終身不復飲嘗好奕後絕不復奕官京師

嘗欲置側室。已忽曰。吾親違養千里之外。曾是為急乎。已之。亦終身不置姬媵也。**發明**唐荆川曰。學者非無痛癢之為貴。而以真知痛癢為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偏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癢。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癢。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增註**按格中有三條。前云。偶有過失。不待人言。悚然悔改。為一功。後云。變化一件。氣質為百功。合諸此條。詞意似乎相同。細分之。蓋記一功者。就舉念而言。記二十功者。就一事而言。正不免于用力強持。若至于變化。則根蒂剷除。德立行成矣。故記百功以重嘉之。相同之中。實鑿然有別也。

◎佩服一至德言終身勿謬

徵事劉元城受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

要。溫公教之以誠。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頗易之。已退而自櫛括。凡日之所行。與所言。矛盾者多矣。遂深省力行。七年而後成。後常自言。得于溫公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賀醫問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先生曰。得母鋒鏖太露乎。須涵養令淡沈和平。乃為美耳。于是遂作書室于後圃。徧書淡沈和平向上之語于目前。令有儆惕。必期至是。乃已。竟成名賢。常曰。白沙之惠我不淺。佩服至德言者。請以劉賀二公為法。◎剛介自持。不曲徇一囑託。**增註**此但指贈金能却。另有不取不應得之財。例記功。**發明**胡敬齋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朱子曰。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徵事**蔡虛齋為諸生時。與邑令善。有友隱憾一縉紳。以

公爲令之耳目所寄也。持紳賣令事賂公言于令。公艷然曰。稱人之惡。敗人之交。是何等心術。而子欲以財故陷我于大惡乎。爲歌萋菲之詩以絕之。○袁樞淳熙中分修國史。章惇家力求潤飾其傳。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論時相趙雄。嘆曰。無愧古良史矣。○俞繪嘗爲考試官。有懷金賄之者。却以詩曰。砥節風高却暮金。讀書應識古人心。青雲不是人情路。好向牕前惜寸陰。羅一峰章楓山以劾時相謫。繪上疏請罷已官。以留二人。其節概亦不凡也。○吳忠節公拜都諫。北上。邑令某謁公。時歲在壬午。令當分省試。公之子應試。令囁嚅欲有言。前席者三。公避席者三。卒不克言而去。公中途遺書誡其子曰。前者令以不肖薄貶我。彼雖不言。我固知之。凡人之情。試期于得。今汝之試。以不得爲得。

苟違我言。毋相見也。○劉元城當宣和末年。旣老。名益重。梁師城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緘書致公。欲鉤致大用。默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笑曰。我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溫公于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廣義不曲徇者。豈惟囑託。凡不徇流俗。以波靡。不徇權勢。而容悅。皆謂剛介自持。敢雜誌數事于此。○尹和靖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尹讀之。慨然曰。是尚可干祿仕乎哉。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劉漫塘赴進士舉。詔仕者自署狀。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方得試。劉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事。

首可斷。狀不可得也。不與試而歸。遂終身不出。○魯
 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學宏識遠。天下以為表儀。為
 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番。有旨朝臣一品而下。咸郊
 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翀舉觴進曰。帝師釋迦之
 徒。天下僧人師也。翀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請各不
 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之。觀者竦然。○陳選督
 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闈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
 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
 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于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
 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
 辭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
 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程明道知
 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
 供帳。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

取于民。法所禁。獨有令。故青布帳可用耳。中正亦知
 先生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海剛峰為淳安令。
 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
 裝五綵輿。以十二女昇之。諸令長咸膝行蒲伏。至以
 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剛峰獨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
 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李舜
 工垂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
 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
 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
 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
 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顧涇陽為
 戶部主事時。江陵相病。舉朝若狂。為禱于神。先生獨
 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一時
 皆憚其丰采。○魏文靖公為南吏部尚書。進表至京

乞歸老。內閣陳循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我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堅請罷歸。○朱文公以宰相王淮薦，提點江西刑獄，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與淮同里，為婣家，業已遷官矣。公至境，赴愬者紛紛，具得其不法狀，條劾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公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從之。以是嗾淮怒，然公不顧也。又公罷職後，以薦赴名，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即入對，毋及也。公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揆上意為面諛乎？及奏對，反復于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為動容稱善。○傅簡獻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

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章楓山為編修時，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先生不奉詔，以為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資。上疏諫止。廷杖謫官士論偉之。同諫者四人，號四君子。○以上皆剛介自持之大者，視所為不徇請託者，功尤偉焉。

三十功 夙興夜寐 經年無間

發明 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徵事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于賜書閣下東畔小閣。

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灺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坐床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附錄** 醒書曰：富貴家兒，蚤眠宴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鬼。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共

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為學。學業荒。以此治
生生事。蹙。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律身嚴謹。不牽引於情欲。致損敬脩。經年無間。

徵

張乖崖悅一婦。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
小人。張詠。小人。遂止。趙閱道帥蜀時。有妓戴杏花色
甚麗。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即應曰。枝頭梅
子豈無媒。公悅之。至晚。使一老兵召妓。未至。公忽厲
聲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
後出曰。某事相公久。相公於邪徑分毫不染。今日此
念。不過一時便息。其實未往也。夫乖崖之勇也。閱道
之清也。而皆未免強制。人欲洵可畏哉。○餘冬序錄
云。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為侍姬黎倩作詩。殊
累其為人。晦菴先生客胡氏館。觀壁間詩。因題云。十

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澗。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
幾人到此。誤平生。**發明**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
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可想見大儒敬修工
夫。○褚弘受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儒謂雖
上智不能無人心。即觀於飲食甘美適口。聖人亦猶
夫人情。非如釋氏之必却之也。然饗餐而縱恣其欲。
則聖人必無是事。苟甘美不具。聖人又豈嘗圖念之
哉。隨其大常。而自有節制。此所以為聖賢也。以是而
思。閨闈之間。和好其情。道所固然。至於放逸而流。其必知所謹矣。

五十功 容止合度。細行不虧。經年無間。

增註

合度如足。容重。手容恭。目

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溫。
而莊。坐不箕踞。臥不如尸。體不裸露之類。○按一功

中有云持已矜莊暗室無情而五十功中復有此條彼以日計此以年計當亦嘉其能久而加記之者歟且但言矜莊不免嚴厲之意多至於中度則必雍容不迫有可馴致於聖人中和境詣嘗聞伊川先生有言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是思之可知持已矜莊之功尤必進於動容中禮而後為精純無間也功過格分條之意密矣

有所偏嗜不自徇欲毅力禁

制終身勿使流放

發明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尹和靖曰克已

惟在克其所好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如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張南軒曰克已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刀然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

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觀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其能若是乎

徵事漢邴原

舊能飲酒游學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徒步負笈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師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宴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同坐者皆嘖嘖嘆異愚按邴君之飲酒量既寬洪又未嘗傳其有酒失疑遊學時少飲無傷也而志有所專遂絕意於此真有得於淡泊寧靜之功者歟格所云偏嗜邴君非必有之而所云毅力兩字邴君則誠不愧矣○程明道少好獵見周濂溪後自謂今無此好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自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

果未也。觀此知不專恃乎一時禁制，而必循此終身，乃見學力耳。

◎不苟且求一名

位。不苟就者加倍。徵事謝上蔡事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為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罕習戴記，決科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日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上蔡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千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陳良謨遊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我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

者所譏，遂託辭不往。是歲恰中武公房內，二公之於名位，乃不苟求者也。○潘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位釣知名士，獨不能致良貴。每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絕之。高宗朝，呂頤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所能為。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則他日立朝，何以展布？即日乞補外。裴頤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所為？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就之哉？二公之於名位，乃不苟就者也。○陸平泉子彥章，己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

後母趨捷徑。母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嘆服不置。○高忠憲家訓曰。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貴顯後不改素風

徵事

劉忠宣公大夏。尊人名仁。令瑞昌。與高安令巖某同入觀。

時楊恭襄當國。與劉巖皆姻親也。遣一价往。賸价還報曰。巖富厚。雅稱一官。劉草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巖賣劉特先見。贊以金幣。公却之。劉嗣見其茗一封。蜜一盃耳。公嘉納之。尋擢劉為御史。在臺中。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時忠宣公尚幼。問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

曰。在鄰家磨麵。詰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鄭漢奉曰。嗚呼。劉公奉鄉先達。則茗蜜二色。款同寅。則枯魚一味。价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鄰家。忠宣年幼。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近世為官者。受用日豐。勢焰日張。行誼日薄。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楊誠齋父子著清節。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沈慶之以司空加賜几杖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並起貧賤。一時富貴。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為乎。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張太守約齋公絃。陸文

裕公師也。厭惡浮靡。既登第。僻居鄉里。多種木棉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常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岍牽挽。蔣自到舟尾。稍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樸。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爺。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爺。促家人牽船徑去。○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八座家居。一做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府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躡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初衣褻服。紅紫爛然。安居逸處。無事不以使令供之。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史稱劉

丞相擊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黃學士云。夫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柴文伯曰。恬淡自安。景色清高。氣體曠怡。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淒涼。政不免世之撻拂矣。要須於榮艷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艷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顧端木著孝廉箴曰。姚現聞先生嘗述鄉薦後。見大洪楊忠烈公。公示誨曰。近見孝廉廣飾輿從。蜂擁道中。此最可耻事。且此種種。從何措辦。恐一切貪昧苟安之事。從茲而起。不可不慎。噫。做切哉。斯言乎。昔先伯祖恒齋公。以孝廉家居。時先文康公方在政府。然謙損儉約。無異寒素。一日偶飛蓋擁輿過里中。里人指曰。長厚者亦復爾耶。先

曾祖聞而大慚。爲閉門月餘不出。卽此一事。先輩典
型。邈乎難矣。余兒時。猶及見父執季思先生。每過從。
止御白布袍。從一老蒼頭。犢禪草屨。然見者莫不肅
然增敬。蓋如昔人所稱神人端士。朗出天外。不可梯
接者。嗟乎。士之取輕重。謗譽於鄉黨。豈偶然哉。○賀
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
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
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
三日僅黃荳一升。歲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
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
思者。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
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
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
恭人讓居於媿。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

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噎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
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
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
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
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
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
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
小。家中沒飯吃。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
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
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
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
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
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
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

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畧云吾祖宗千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澤已暗暗消鍊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答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馮少墟先生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一曰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一步凡事儉用一著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一曰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以先生之志學向道固已孳孳有素矣而出身登仕之日猶不忘自儆若此其亦深

慮夫勢位之足以移人也歟附錄李謙菴曰立衢途而靜觀羣往來者不絕也攤版籍而周覽登戶口者無算也要其克列黷序號為秀才蓋已千而得一焉若夫所稱鄉紳不啻萬而得一矣以一人而為萬姓不敢仰望之人當識造化之降生蓋甚不輕也既為天人所貴異敢不思有以裨益於天人地方利病我可陳之斯人冤抑我可白之里之爭訟我可解之俗之愚惑我可化之蓋鄉紳之易為功德仍不減秉權而行政者僅以閑逸自娛已覺有負於彼蒼特加尊隆之意况敢逞勢而驕恣哉冥冥中必不容之此理所固然者也愚深愛其語之剴切所以提醒貴顯人者至矣○有顯宦歸里餽者迂者往來觀者闖路駢陌既而族媼交賀卽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蹙眉遠引若避寇然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

修身格 行誼

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不早避。其亦不見幾矣。先輩有言。邑里中出一鄉紳。卽是邑里中出一大蠹。此鄰真有痛於心哉。○呂叔簡曰。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凌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廣義**侯仲兼曰。士而得爲縉紳。豈惟自律當嚴。閑家更不可不謹。嘗有已欲砥礪名節。而父兄子弟輒以累之。始則乘其不知。繼則知之而無可奈何。不得不曲爲庇護。詎不足以玷門風。貽殃禍乎。故一發之後。不可不特用一番苦心。下以禁蹙其子弟。上以感格其父兄。要使同心修行。培養福澤。斯莫大之吉祥也。○嘗讀霍文敏

公家書曰。家中切不可受各處官司禮物。切不可有事干擾官司。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又安敢倚恃權勢。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要做好人。幸兄弟體此意。爲子孫植些福。俾渠有所依賴也。又曰。前後屢書回。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勿動人口齒。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難保有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惟日恐畏。兄弟亦幸。淡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家法。不干非議。保全令名。惟兄弟淡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可寧戒勉。情詞痛切。直可爲舉天下縉紳家勸諭也。○又見司馬文正與姪帖。曰。光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此皆祖考餘慶。家門厚

福致茲忝竊誠為多幸。然光素無才能。加以衰老。久在沉散。絕望顯榮。一朝升擢。出人意表。舉朝之人。悉非舊識。逆見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於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推讓伏弱於人。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陵小民。使為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於汝輩也。且當共愛惜我身。若危則汝輩亦不如人也。我待牒縣令。榜街市。豫先約束汝輩。所以曲相保全。使不陷於刑法。且莫怪也。汪玉山曰。易之家人。以勿恤為相愛。老子謂慈故能勇。司馬文正所以訓約其家者。峻厲嚴密。凜乎其不可犯。此慈愛之至也。

百功變化一件氣質

發明 張子曰。為學大要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

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朱子曰。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儒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人有終身好學而氣質不變者。學非其學耳。或問明道先生。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可見變化氣質。是修身第一件工夫。要看變化二字。直是拔本塞原。脫胎換骨。若止禁制一時。算不得變化。**徵事** 晉王述。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踏之。又不得。瞋甚。撮納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朱子言。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

平了。遂終身無暴怒。又云。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謝上蔡得二程之教。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旦旦於危階上習之。先儒變化氣質之功。非苟而已也。○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足畏矣。此亦變化氣質一法。與上蔡日習危階相似。而意稍不同。**廣義**。侯仲兼曰。人之一生。最怕是自適自快。便是氣質用事。變化之難。須常自覺察。常自逆強。全在一心上做工夫。此心稍縱。氣質便易橫決。世亦有書箴座右。錄銘扇頭。以自警戒。何曾變得分毫氣質。快適之意多。逆強之心少也。昔陳進士智性急多暴。自知其失。書一木牌。語多痛切。

既而怒一僕。卽持木牌。扶之。聞者無不嗤笑。噫。無毅。力猛制之功。豈易言變化乎哉。魏莊渠先生曰。越王勾踐復讐。直須臥薪嘗膽。方做得成。趙宋晏安江沱。漫只說恢復。不曾取得中原一塊土。學問工夫。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附錄**。鄒東廓曰。聽教猛省。退處。湑奪。病源都在志向不真。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故事親從兄。和鄉睦族。無往非戰兢。流行。誰得而湑奪之。又曰。志向不真。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聖學以忠信為主。主者。安身立命。須臾不可違也。須臾不違。自戒自慎。方是善念常存。方能遇忿必懲。遇慾必窒。遇懈怠必改。愚按論學之言。莫切實於此矣。學者誠能必忠必信。無往非戰兢。流行何患氣質不變化乎。**◎以身垂範使家**

門雍肅

發明能雍而不能肅。近於褻。能肅而不能雍。近於厲。必二者交濟。乃克中節。然非以身垂

範。其道無由。○何垣曰。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徐勉曰。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徵事**陸居士賀端重好學。務躬行。取司馬氏冠昏喪祭禮行之。家計素窘。自先世為藥肆。居藥以贍生。至先生有子五人。食指既繁。先生勤理治生之策。其居有蔬圃十畝。先生親督場園種植。令其次子九叙治藥肆。餘皆訓之。學長曰九思。訓勉諸弟。語無泛雜。諄諄以禮義德行為先。九叙既治藥肆。凡家中米鹽細瑣。係其綜理。井井有條。諸兄弟有四方遊。旅裝立具。又善能裁決事體。間里多折服。又其次曰九韶。學問淵粹。晝之所為。夜

必書之。又其次曰九齡。嘗與其弟九淵講學鵝湖。世稱梭山先生。歿諡文達。最幼曰九淵。世稱象山先生。歿諡文安。人高其一門。行義有五。九居士之目。自近及遠。咸嘖嘖欽仰焉。其家法一稟其父之遺。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其田疇租稅出納。暨賓客交際諸大務。則諸兄弟歲輪一人為主。九齡釋先志。著儀節品式。曰家制。行焉。九韶又以其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使列聽之。尊卑小大。紀法肅然。而忠敬樂易。順弟之風。被鄉閭。而達於天下。觀九思之妻。慨然從夫言。舍其子而代姑。以乳哺小叔。則闔門內外。漸於禮義可知也。陸居士賀。以一人作法。而其門之淑和萃焉。百世聞風。令我徬徨追慕而不能已。○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過宮門關。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

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慶爲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楊播家世純厚。兄弟八人。並敦義讓。至白首。獨播椿津存。播剛毅。椿津恭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晨興集廳事。終日相對。未嘗入內。得一佳味。不同食。不食也。久之。播卒。椿津年俱踰六十。又並登台。而津旦暮參問。羣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近出不至。津忍饑踰中晨。不先飯。還乃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已。津出刺泗州。椿在京邸。四時嘉味。輒因使附致。未寄。不先入口。椿得所寄。輒對之泣下。一家之中。男女百口。總麻同爨。庭無間言。

○王凝常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三年之蓄備。則散之宗族。聖人之書。及祭器公服。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事寡嫂。以恭慎著。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食肉。曰。無求飽也。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昔賢之垂範如此。誠可風也。○魏莊渠先生大父元律府君。言必謹慤。作事必周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忍笞也。召而敦戒諭之。使愧而改。下至臧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味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候人定。徧視門戶。扇乃就寢。暇靡他好。惟好觀書。忙後常默坐移時。休養精神。迺知衣食之艱難。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蔬衣糲食。與衆同。

之。少見紛華。意輒不悅。厭世俗之侈靡也。有志淳古之風。故自號樸隱。甚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下曰。真下流小人。命子孫書置屋壁。以自警。莊渠先生。生理學大儒。亦其毓德有素云。○史稱李延平先生。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爲鄰里先。節衣食。以賑助親戚之貧困者。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秩如也。人之居家。只要盡此數語。斯稱德門矣。○李端純曰。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間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苟畧。有照管不及。則情事輒多扞格。不能合一家爲一體。而欲望其帖然齊一。安可得也。○呂叔簡曰。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又曰。處事要事安貼。處人要人人得。

所。譬之握髮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齊家者盍
銘佩之。○鄭氏家規。其家長一條有云。家長專以至
公無私為本。不徇偏私。體察下情。必令均平。周悉毋
少苟且任意。致有屈抑不通。又曰。為家長者。當以至
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為。庶合古人以
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皆
至言也。○嘗讀胡先生居業錄云。為治之道有二。修
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
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愚謂齊家同於
治國。此條白文。實包藏此二者。斯為齊家之實地也。
廣義方善長曰。為一家之主。而能以整齊其眾者。全
要克己工夫。勝惟克己。斯能就德義上行。古之極不
善齊家者。莫如瞽瞍。而瞍之惡。不過曰心不則德義
之經。大槩欲心勝者也。以一人之多欲。因是而有器

妻傲子。不成家庭。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
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距違。騷離二字。正與肅雍
二字相反。為家長者。先克去其私欲。乃可以免一家
之騷離也。夫。○徐松岑曰。施恩於人。而反以為怨者。
有德色也。善言論人。而人怒者。氣未和也。才高而名
譽不彰者。矜氣勝也。修德勵行。而謗言日至者。機未
圓也。守正不移。秉道率眾。而家不可齊者。不能謹於
幾微。而有倦怠之意也。若此之論。精矣密矣。修齊之
事。誠非可
易言哉。
◎以身率先化導合家勤儉
發明呂涇野
先生曰。堯舜
之主在上。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
舜之世。錦繡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
可愛。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
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人做起。○涑水

家儀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按涑水之言。正與功過格白文比合。愚再請博徵勤儉之言。以爲世勸。○李旰江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王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又曰。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林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張勉齋曰。太史公有云。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此正言勤也。惟勤而後可以衣食足。衣食足。然後能厚父母畜妻子。保

身家。興禮義。故勤者。生民之本務。不可一日廢也。○司馬溫公曰。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黃見侯曰。人資勤以生財。尤資儉以裕財。生者有數。而耗者無方。苟不能儉。雖勤無益。故凡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先王皆爲之節制。所以防奢侈之漸。杜耗費之端。且如五十以上。非肉不飽。而必令老少異糗。甚矣先王慮民之周。而防民之切也。晏子有云。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是則淡於儉者也。○羗澹菴曰。雖位至三公。祿享萬鍾。而吾之所以訓子女者。必儉。凡衣

食禮儀皆仍寒士之素。可以養德。可以養福。可以垂永久。而閨闈之中。尤時加提警。然後能慎節。以相成。勿耽閒靜。忘料理。使為善無資。家產落。則家聲亦因之不振。好修君子。豈可置不問哉。又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遠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倪正父曰。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樂。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鄭康成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憚勞苦。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令吾寡恨。○趙清獻公勤儉箴曰。人生天地間。衣食誰不欲。已力不營運。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極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侈莫隨俗。男若勤耕

種。饑不愁無粟。女若攻紡織。寒不慮無服。勿謂長少年。光陰如轉軸。男長婚事逼。女大嫁亦促。雙親老將至。百費相繼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努力奮經營。慎勿憚勞碌。**徵事**徐九經令句容。治行為天下第一。以廉儉化其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毋不可乎。陞任將行。民爭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奉之。如奉公。徐公亦揮淚曰。無以訓兒曹。惟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惟噉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朱道行為高安令。歸終隱。濂溪裝橐蕭條。咏湯臨川句曰。保精神則本業

固謹財用而高志全。卽以顏其相。又自著令。食不厚味。暮不復食。凡里中宴。有朱先生率相尚以儉。一衣十餘年不易。居室不粉飾。旁壁蒲葦。牖結蓬。取蔽風雨而已。有餘率以資宗族。子履和克承父教。暑苧寒木棉。終不用紈綺。每飯必菜羹。嘗言。惟貧宜儉。儉以養廉。吾身為孝廉。可不顧名思義乎。其室人皆躬役。柴水夜張燈。燃草細如縷。省膏油也。茗不再火。出諸飯甕。理中饋。相承為家教焉。一門協德。交謫不聞。真樂事也。○范忠宣公每仕京師。蚤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乃稍寬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

亦一佐也。觀此可知勤儉之風。必當率合家以磨勵之也。歟。附錄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杜祁公每向門下。以生事有無為問。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許文正公曰。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禮。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昔賢蓋誠確見其源流利弊。是故功過格此條。其關係行誼者不細也。高明人慎毋忽之。○方定之曰。大夫不為場園。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

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閉而蕪之。則惡其棄。奚不為焉。公甫文伯之母猶織。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終

身以義自守。不與雜事。不涉奔競。

增註 雜事。如說事過錢。居間為利。扛

幫干証。匍匐公庭之類。奔競。如濫刺投拜門生。干謁官府。交結衙役。為當路刊刻文稿。德政錄。生祠記。及樹碑立石。獻屏送軸之類。先儒謂做秀才當如處子。須要勵廉恥。敦操行。絕跡公庭。淡視勢利。不然。貧賤時既無清操。安望異日能為賢大夫乎。**徵事** 宋武帝時。戴法興。戴明室。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引。

言無不行。顧憲之獨不降意。恒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已守道。若妄意僥倖。徒喪所守耳。何關得失哉。○韓魏公每誠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馮京少年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皆策名第一。張堯佐方挾戚晚勢。欲妻以女。曰。上意也。中官持酒核奩具至。馮峻拒之。後為富文忠公壻。知開封府時。韓魏公為相。數月不一見之。魏公謂其傲。以語富公。乃往見焉。謂魏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魏公深器許之。世每託於謙謹。而流為容悅。觀馮公言。何其知大體乎。○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克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否。對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太監金英嘗奉使至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文清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藪園雜記云。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李世佞諛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附錄**可人集曰。恥莫恥於求人。富人之門。不可頻登。貴人之招。不可頻赴。昔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豪閥。低頭拜闥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筵水陸并。顧必承彼顏。語必順彼情。不如茅簷下。飽我藜藿羹。宜三復之。○讀書錄曰。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懦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座右編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去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一斷於**

理不爲營私顧慮不因俗見牽惑。**增註**此條蓋亦統

決節操於此可覘也。**徵事**蔣道林少時卜吉葬母。臨出殯。雨大至。道林戒昇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辭晴未必吉。奈何。道林曰。吾寧以晴之故圖安我親。不欲以吉之故圖福我身也。遂止不昇。待晴而葬之。然亦未嘗不吉。○真西山未第時。以命訊日者。寶謨閣學士袁變教之曰。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正德朝有舉子欲改經。以圖場中利中。章楓山謂之曰。卽此便是患得患失。○徐仲山公子。嬰危疾。有謂宜設齋醮。公

曰。君子。惟有修。身聽命之理。吾子不祿。豈禱祈之可。俸哉。既而卒無恙。○魏莊渠先生曰。吾祖新婚。適有訟事。里嫗咕囁私語曰。新婦不祥。曾祖母怒曰。官事年註月定。偶值婚期。奈何作此離間語。其賢明皆此類也。**附錄**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傳言有光。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何足異也。上從之。潘鱗長曰。卽此一言。非但理足以感人主。其恤民財而正國俗。功當與日月爭光矣。

三百功 一生寬厚和平。盛德可風。

發明朱文公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

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薛文清曰。淡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焦澹園曰。古稱良士亦

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概。祇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亦善形容。故仁爲四德之首。○魏莊渠曰。天地太和元氣。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蓋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徵事**沈心松袁了凡之姑夫也。了凡叙之曰。公素慈祥愷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陷以大糧長之役。恐破家。潛匿蘆墟。後聞里人更報其叔代之。公曰。叔家不及我。奈何。我安逸而叔受困乎。卽自出認役。幸不大費。畏役。因納司吏。隨提學出巡。守法廉平。有同邑張旦。棄吏業儒。不聞考期。公連夜促之。且爲效力。既入學。以銀十兩爲謝。公笑却之曰。我在學道處。提挈人甚多。未嘗受謝。乃受故人之金。

乎。公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絕不加於婢僕。一日赴宴，浦氏夜寐，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君今日何獨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故未忍起耳。」且俟其下田作業，我徐起未晚也。其忠厚不肯斥言人過如此。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我邑無父子進士，自道原始也。○吳縣楊公翥，鄰有失鷄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公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鄰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外，甚受其汗濕之患。家人復告，公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官官僚予告歸，出入跨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悸，公遂鬻驢，徒行或侵其基址，子弟皆不平。公戲拈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又墓碑爲

田家兒推仆，墓丁奔告，公曰：「兒傷乎？」曰：「否。」公曰：「幸矣。然我慮其必驚也。盛德可風如此。」○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輜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陸文定公辛丑北上時，黃公華爲郡守，夢見城隍庭下，衆保陸樹聲爲善士，已而報會試第一。文定公之盛德，雲間父老至今嘖嘖誦之。宜其名位優隆，壽且百歲，而子孫又復科第不絕，所謂培養深者發施厚也。○青溪有黃翁，中尊者，字永遂，本歙人，少失怙，事母盡孝，待兄弟友愛，甚至少時聚居，凡勞事必身先之，無分委有便利，輒讓焉。或詢其故，答曰：「勞苦固吾職，貧家便利有幾，奚忍復分乎？其兄有惡疾，矢溺滿床，臭穢不可近，翁親爲洗拭，一夜四

五起。經數月無倦容。兄子疾病。有謂城西神甚靈。翁炷香於頂。自其家匍伏行四五里。呼神乞救。市人觀者。無不指笑。其甥聞而恥之。以告翁曰。吾求愈姪病。旁人笑。復奚恤也。其族子為人陷獄。翁傾其橐貲。冒風雪奔救之。竟得釋。鄰人有業屠者。翁勸之改業。以貧為辭。乃銖積五金授之。不足。越歲又銖積五金授之。其人乃媿謝。卒從翁言。又鄰婦有難產者。翁歎曰。彼其家可喪婦乎。亟召女醫。餽以金。令謹視之。婦以故得無恙。後翁移居。而婦竟以難產死。其夫哭之曰。黃翁若在。必不令汝至此也。待人藹然和意。縱有逆加者。恬受不較也。故里中無長幼遠近。言及翁。無不歡欣悅服。平生愛惜物命。雖蟻虱。惟恐傷之。寬容多恕。柔仁而誠。元旦服新衣出。路見蹶者。流血被面。亟裂所服衣。拭而裹之。其急人急。類如此。翁與其妹壻。

同服鹽業。翁往海濱置鹽。妹壻後至。既而鹽驟貴。此翁所置倍價焉。妹以是尤其夫。翁聞蹙然。往解之曰。經營利入。殆有天數。夫婦不相得。不祥。且吾不能挈妹壻同行。實亦吾過。願以已所獲利均之。無令兩有贏絀也。有向翁買鹽者。求益無不應。或者以為病翁。翁曰。彼有其意。何忍虐之。以故利無所得。卒歲貿易。纔給衣食而已。年未四十喪妻。遂不復娶。與其子共炊。口食惟蔬菜。親戚或招之食。不數下箸。怪問之。曰。吾自分福淺。不敢縱口腹。忘其分也。見後生好侈靡者。必戒之曰。毋自放。須修其本來完好。歸去。莫令折本。噫。如黃翁者。不淡合功過格。此條歟。今其子若孫。坦然履亨。大振其家業。濟濟膠庠。蓋翁之遺澤然也。誠使繼武而增修之。其發越又豈可量哉。

◎生平無一徇私苟行事

發明

蘇子

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曆。晝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耳。二公所言。正格中此條是也。○愚按上條。仁之意多。此條。義之意多。每慮天資和順者。不足於剛毅。莊渠先生說得好。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戾氣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過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多消鑠盡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萌芽。此便是精義工夫。蓋精義正以養仁。敬齋先生曰。顏子爲仁而未嘗不義。孟子集義而未嘗不仁。此理固須細參之。**徵事**馮道爲人。能刻苦儉約。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主而還之。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凡此皆厚德長者之所爲也。然諂事

四朝。自作長樂老傳。昔賢謂其喪盡恥心。安得不受重戮於萬世。張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疏被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能追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瓦裂矣。○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宋是夜自經死。○尹穡少有名譽。及爲官。偶附湯思退。毀張魏公。遂除諫議。後貶竄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至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爲士大夫之戒。陶柎林曰。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無愛好一念。生平不要做的事。只顧做將出來。旨哉斯言也。○范忠宣公與司馬溫公論役法不合。後朝

廷治司馬黨韓維以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或勸忠
宣借維爲例忠宣曰吾昔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
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
心而死乎不苟如此公真可法○上虞徐世亨先生
以禮法自籜亦以籜其家爲宗黨敬式授教職未期
年卽歸恬於仕進嘗喜靜坐晚雖處暗室毫髮有見
無藉燈燭蓋靜極慧生也壽九十八將逝之夕諭子
孫曰吾百好恬淡生平無一愧作庶可含笑歸泉下
猶記二十歲時見一妓偶動情幾爲隳行恒慄然於
心爾輩其識吾言名利財色皆足累人而美色一關
尤可危懼畧不謹終身節操不可問欲爲完人須凜
持也錄此見不苟行者工夫甚難○廣東副使毛吉
殺賊戰死先是朝廷給官銀三千兩以備犒賞委官
徐文司之用未盡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金密授其

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
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
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徐
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還
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夫毛公旣死猶淡
以汗辱爲懼人誠知地下之辱謂可苟於生前也哉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賦性剛介不
妄笑語交遊者稱爲法度士嘗大書屏間曰布施不
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其立品可槩見矣所居在東
京報慈寺西一日火發於市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
皆清俸修理自信無苟且之入卽焚香拜祝曰若李
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願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
面皆燬惟李宅一區獨存人皆指爲正人天佑云附

劉兼者過其治境。夜聞戶外鬼語曰：古今正人，李公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往他縣血食，甚矣。秉禮行義者，不特使人欽敬，即神鬼亦憚之矣。○景清為秀才時，宿於逆旅。主人有女為妖所據，百方驅禳不去。是日妖聞清至，曰：景公正人也，吾姑避之。女家以告清，以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女之門，妖竟絕跡。○嘉靖時，有水妖神在御園為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正人為鬼怪所懾伏，類如此。人所以當自勉於正也。**廣義** 吳仲植曰：凡人之苟行無恥者，大率由於私欲橫生，而不能制遏。或為名位所牽，或為色財所汨，既不能寡，遂至於徇陷，陷其身為小人。而莫可救挽，無非由一念之欲始之。薛敬軒先生有云：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真危矣哉。○高忠憲公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

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陳幾亭曰：嗜欲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席嘯濱曰：其如再看不破，何縱看得破，其如再忍不過，何。噫，世所以多小人也。◎**刻厲勤脩**

與年俱進，毅然無艱苦廢怠之情。其持久工夫，經歷三年，特記三百功。

發明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程子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歐陽南野曰：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

則亦無復可言。○鄧定宇曰：古人之於志也，皆立之一旦，守之終身，竭精神而求，是故所爲而成。今之學者，能如彼耶？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憤激而自省；憤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鄒南臯曰：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徵事**黃勉齋幹從朱文公遊，文公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臨歿以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幹剛介洪毅，於師傅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餘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比歸老，終窶且貧，頽簷敗壁，烟火時不繼，日蔬食餉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不輟，堅壯之志終老彌篤，雖暮齒宿疾，未嘗一日倦也。○曹立之建始從陸文安受學，陸溪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

已而從朱文公學，大悅焉。於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力，與弟切磋如嚴師，心所不安，必求歸於是，而後已。疾革，猶書其牖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卒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有頃遂逝。**廣義**真西山口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鄒南臯曰：昔余侍諸長者講席，西昌陳兩湖符卿年八十餘，涕而語諸君子曰：末路難持，諸長者曰：先生才名一世，意尚爾爾，吾師乎？吾師乎？是時未知其言之痛，今老而益知言之有味也。○范原易曰：保

初節易。保晚節難。韓魏公曾言之。其九日宴諸曹詩有曰。不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嘗大書此語於壁。以為晚節警。惟學亦然。不進則退。老景更易退。以精神鼓動不前也。衛武公其不可及矣。○林君復曰。嘗讀荀子。觀孔子之告子貢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畢如也。墳如也。則知所息矣。悚惕哉斯言。曾謂我老耄而可荒於學也。加我數年。聖人且汲汲矣。敢不勵乎。○耿天臺曰。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為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耳。又念菴先生常對人言。渠四十幾年前。蓋濫俗人也。夫念菴清修之行。自少已然而自謂從前為濫俗人。富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彼固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在矣。彼夫悠悠閒閒。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死。何非村俗人哉。

○陳幾亭曰。壽之為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吾人時時錯行。時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鷄犬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並到。天壤極可幸。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益愆。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為一日。世俗却云在生一日。當享用一日。真大醉夢。

千功立德足以化俗使鄉閭翕然嚮善

徵事 陳太丘寔平心率物。有爭

訟者。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言。每歎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嘗有盜止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投地叩罪。寔

徐諭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一邑無復盜者。○王彥方烈師事太丘。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也。後有老父遺劍於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使訪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司馬溫公居洛。風俗為之一變。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為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公所知。

百過盛滿得意炫耀一時

發明 陽明先生云。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

根。○李弘齋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耳。○馬伏波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福壽全書曰。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則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意。第憂其難為轉身路耳。唐人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蒲爐煨榾柮。漫騰騰地煖烘烘。大堪吟諷。○許台仲曰。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

豐亨。便生驕溢。侈張慶賞。過飾婚喪。妓樂聲容。沸騰傾動。光映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為斂抑。差緩傾敗。**敬事**萬曆年間。歲貢龐麟。輕佻狡偽。二子邑庠生。又皆浮薄炫才。比謁選。得廣東感恩知縣。父子志驕氣益。拜辭州守弋陽陳公。既退。公謂左右曰。是父是子。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蒞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死。其囊橐悉為一僕席捲逃去。再踰年。麟及次子俱死焉。○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於此。吾不知稅駕之地矣。○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午。願臺

下無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賊滯獄。劉公憶昔語。為減其贓。寬之。韓山子曰。嚴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報。元賀者。與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戍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侍郎葉公鏗。又述其郡汪少宰。閑齋公語云。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既開。復當培之。以為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之常開乎。因謂勢極盛。蒲不可無楊公之識。持盈守謙。不可無汪公之見也。○王梅溪羅一峯兩先生。直以登科為懼。昔王沂公中狀元時。貽

書於父曰。曾忝居第一。是先世積德所致。然恐宣發無餘。大人不須過喜。曹定菴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菴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廣** **義** 陳幾亭曰。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然時時方便。事事利物。惟顯者能之。則早發可以造福。發後不必斤斤搦管。一意躬修。與經濟實事。則早發可以成德。若願後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咕嗶。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為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蓋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殂喪。識

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之先。則不憂既發之後。**附錄** 史惺堂先生性豪邁。自得傅愚齋主忠信之教。丕變夙習。恻惻然謂聖人必可學。嘗曰。好名如貪賊。又頌周子之言曰。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不知恥。為諸生家貧。讀書蕭寺。日啜粥。丙午應省試。祖母楊曰。安得一瓣肉。飫而腹。先生曰。烏用此。饑久。第思飯耳。揚拈餐一飯。遂如嘗珍味。為孝廉七年。上春官。抵徐州。囊空。半夜跟車行。七十里。飲白水。又行七十里。投宿補汝寧守。無以辦裝。丐數金。北上。艱苦類如此。歷官。惟携一僮。肩竹簾行。其之浙。運使任也。邀姊婿江翁往。江携一子。先生一僮。至常山店。飯店人見二翁。鬚髮皓白。曰。父老。豈好遊乎。坐之店。先生見後。一廳事。欲更坐。店人止之曰。不可。彼皆公車貴人也。二翁微笑。復坐。

飯訖下山買舟同舟皆鹽賈不知為先生也。至杭薄暮買二小輿二騾一人負行李及運使司已闔門門者倉皇馳報僚屬始出迎張燈驗官符更衣陞堂蒞任先生名重斗嶽此不足為先生述然使炫耀者聞之宜何如其愧也。○按炫耀之戒昔賢蓋甚嚴謹之有惟恐其或犯焉者余謂此意極淡中庸贊美天德必自惡著立心而以的然闇然分別小人君子可以知立品立德之所關大矣羅一峰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曰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呂涇野先生曰此羅公高處又林見素先生嘗過吳門訪邵二泉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宋穎昌守以忠直坊表范忠宣之第范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流俗所尚識者所恥乃力請已之胡文恭宿曾以難老

坊表蔣希魯之第希魯大不樂曰此里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乃改為靈芝坊夫建坊表里典例之常而且以為詭病皆見昔賢學識之深也如唐荆川之不欲刻詩文集王陽明之不應求親誌銘亦是此意

◎負才淺露不能涵養

徵事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

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李鄴侯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為文嘗賦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仙復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

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曲江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若為歌詩。只可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已為妙。必因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銜。**發明**薛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王文成曰。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花美。太發露耳。○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淡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浮竊

虛譽不務實修

發明

陳希夷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

而名隨之。聽其自來者也。古人猶遜不敢當。竊名而實不副。將何以消受乎。故古來不乏名公鉅儒。其子

孫昌盛者。少皆以盛名難副也。愚按功過格。亦非惡人之有譽。正惡人之不副其譽也。可不於實修而加之意乎。**徵事**李豐為人。飾偽矜智。廣交遊。博聲譽。年十七。八即有盛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安東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識者觀人。自有卓見。又如傅嘏之譏夏侯玄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其必敗也。此皆可為龜鑑。○杜克知大名。名甚盛。前守郭永書數策。遺之。一日見克。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如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漸。潘鱗長曰。郭公折杜克。充驕蹇數語。真古今負虛名。而鮮實用者之藥石。

矣。王文康公詠牡丹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噫。世有空負大名。終鮮實用者。若何不愧。廣義朱子曰。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議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學者必敬守朱子斯言。而後為真能務實。◎

終身因循苟且。不克樹立。

發明按洪範六極。五曰惡。六曰弱。弱者。即所謂不克。

樹立也。彼夫庸庸之流。自謂辱身無過。而不知其存心制行。理不能勝。即為欲之所乘。天下未有任其欲而不流於惡者也。大易重夫自強。箕子戒夫懦弱。功過格特舉而警之。曰百過。意亦嚴矣哉。**敬事**柳渾初時。相者言其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渾曰。去聖教遠。親宗。非我志也。寧速死。志不可移。力學愈篤。遂登第。

貞元中拜相。此可謂卓然能自立者矣。葉寅字直翁。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飾。登晦菴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若是其剛斷勇決。不尤足以感發庸流也耶。○朱子曰。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天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惑於方士之術。致喪德殞生。****增註**此條蓋指求仙服丹者流。

未服之先。則以累德。既服之後。必以喪身。謹按功過格於父母條。則有保身之訓。於存心條。則有不安分之戒。於事神條。則又有偏信邪教之戒。犯一節而諸惡叢焉。且毫無快意。而徒自戕賊其生。知者必宜切

戒而不為矣。**徵事**韓文公作李君墓誌銘曰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余兄孫女婿也初干以進士為鄴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蒲一罇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戒者也期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不可也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廣義**李端純曰人無不樂生而求壽也呼吸吐納服食燒煉至於今而為之者眾矣而長生者卒少無他求之非其術也荀悅曰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

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蘇東坡曰：予於養生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日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和之極也。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遇大風焉，舟中之人皆反逆眩亂，而吾飲食如平居，此非有異術也。惟莫之與爭，而聽其所爲，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抑廣成子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然則人之所以長生者，誠有道焉。豈區區呼吸吐納，遂自以爲得術也哉？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純陽亦云：天涯到處人求我，走遍天涯不見人，亦可以識其意矣。

五十過 夤緣功名

徵事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

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午來謁，宗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他日朝廷安用此鄙污之人也？其人慙退。宗亦卽辭漕使行，此可爲夤緣功名者戒。并可爲受人夤緣者法。○順治丁酉秋，一士請虬仙適羅念菴降，以科名訊，兼有買科之舉。羅乃大書云：籠鷄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士得詩乃止。同學一少年有艷心，欲得關節，亦請虬仙，乃題曰：我本當年斗府仙，勸君無事仗青錢。張郎賣杏遭神虎，李叟偷瓜遇毒鸕。可惜英姿埋菜市，猶憐血淚灑冰天。紛紛豪貴皆沉劫，好把文心問老禪。及榜發，武林錢茗溪、李武塘、張以場、事戮菜市北遣者，又紛紛。

冰天之泣驗矣。○西蜀有二舉人赴京時，過英顯王廟宿焉。夢見廟中燈燭如晝，俄呵導自遠而至，皆岳瀆神也。既坐定，諸神曰：上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為題，蓋分綴一韻，商確久之，朗然誦畢，曰：當召狀元魂魄授之。二子依稀默記，及試果出此題。狀元乃徐奭也。及見賦與夢中所記者多合，始悟人之得失皆有假手，遂罷筆入山。長洲學生王緝弘治己酉應鄉試，時有校官託所親鬻舉於蘇，同學生奚純來招緝，事濱就矣。一夕緝夢身甫中式，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死，及覺心怪之，辭不就。純怒，即自為之，既中式，其父與妻之父相繼死，無何純亦死。緝乃述所夢曰：若我為之，已入鬼籙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合觀二事，彼營謀者亦可以灑然淡矣。○昔李俊夢冥吏告曰：君成名在十年外，祿位

甚盛，預求當於本祿耗半，且多遭厄，然則營求而得者，幸命數有分而已，隱然有減折之可怖。矧夫命不可知，徒以叢咎於身。○居家不立身範，致情意扞格，豈可行險而強為哉。

或繩準廢弛

增註白文明指兩項，一則過嚴而傷於扞格，一則過寬而失於廢弛，扞格之失

世以比之秦政之苛暴，妻子婢僕無一得安，人皆知其不可也，而廢弛之失，則雖善人每多犯之，愚尤欲舉此以切戒焉。附錄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鄉里，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子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婢僕各以禮自制，未免悔厲，然門庭雍肅，吉莫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東海公終

身誦之。○程子曰：人之處家，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又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呂叔簡曰：一家之中，要看得家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家長不尊，如何齊得。其要在家長自修。◎氣質

不思變化自謂天性難改

徵事 王允寧長大白哲，善於文辭，意不可一世。士又

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恨之。其同年敖祭酒，以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我耳。慙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額，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弗願也。居無何以地震。

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惡允寧，假華山神為文，詈而謬之。倪汝遷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奈何云受性已定，不可移易乎。怙惡若此，宜天人俱不容也。**發明** 朱子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而遂懈於用力也。呂與叔曰：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蔡虛齋密箴曰：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先賢之切意於變氣質者如是。愚意麤惡之氣質，猶易變。惟夫尋常自便之氣質，最難除根。惟真知篤行之君子，勉之也。**附錄** 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

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又曰。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又曰。發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席嘯濱曰。今人輒謂宿習難除。只看先正為此之故。用何等力量。直是病根一拔。盡拔。不容更留毫忽。

二十過

制行過中不近情。違於事理之宜。

若有意矯飾。為百過發明。

呂叔簡曰。矯激之人。特勝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

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為不詭於道。○朱欠菴曰。邵康節先生每出人倒屣迎致。不復呼名。但曰吾家先生來也。先生何以得此哉。考其終身行事。惟至誠待人。庸言庸行。最近人情而已。司馬溫公居洛。依禮記作深衣幅巾。先生曰。某今時人服。今時衣。溫公歎其言合理。人情之所宜。即為理。先生誠不欲異乎時人也。其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知之。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酌今古禮行之。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合數者而觀之。先生準乎禮。未嘗不宜乎俗。先王制禮。本人情以立極。漸降而為今時之習俗。習俗雖非禮。要合於今人之情。即可為今時之禮。君子但去其

太甚耳。不必甚矯異也。故以楮錢之陋。亦隨俗行之。紀此為知已告。亦欲諸同人廣先生之訓也。**附錄**橫渠先生曰。學者且須觀禮。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世所不行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已自行之。毋遽強人。已德性充實。人自化也。觀此益可知凡事貴於近情。欲以驚世震俗。非先賢所深戒乎。

十過 立品不堅 躁急干進

增註

格中條款最須分明。按存心條有云考德踈忽。馳意

顯榮。此舉其偶然之起念言也。上云夤緣功名。則犯過之大者。若下文所云隨俗奔競。似此條可統於其中。而特舉言之何也。蓋犯此過者。極為細微。儘有修飾品行之人。而輒不能無愧。或寒慙揣摩。求合於風

氣。或仕路險巇。姑順夫當途。以及愠有司之不明。耻致身之無日。雖其人自負用世之心。要之立品卓傑者。不如是也。深言之。何必非馳意顯榮。究推之。則為奔競。為夤緣。且流弊於不已。君子不可不嚴律其身。故此條復以垂戒焉耳。**徵事**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將入京師。其子弟請先往。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府戶籍。取應。公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府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後二子俱成進士。○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公作詩曉之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爾。○劉頴頗能文。自許巍科早掇。時翊聖真君降言於終南山。頴因持

香請問真君判云。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過求必至損壽。頗不信。竟無成而卒。○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又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後被誅。時年二十七。蕭惠開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為夭。未幾發病。吐物如肺肝而死。觀此。則一意躁進者。誠可鑒矣。前輩曰。德業視最上者。常見我。不如人。則思齊之念。自切。勢分視最下者。常見人。不如我。則躓躑之憂。自消。二語。深足為治躁良箴。**發明**。鄒東廓曰。科舉為累。正是世俗通病。陽明先師所謂。人只被三年纏擾。了一生。往往患得患失。戚戚然不能以終日。非卓有定志。以尊德樂義為事者。將不能免於此病矣。近語同志。謂爵位之得失。其權在天。德義之得失。其權在我。天執其權而欲奪之。非愚則妄。

我執其權而自忘之。非暴則棄矣。今之汲汲科第。以必得為累者。將無欲奪天之權乎。席嘯濱曰。昔有士大夫紛紛逐逐。日求進取之不暇。其所親謂之曰。還應讓老蒼做些主。便好。當時以為妙語。觀彼之銳志。名位求且必得者。直可以無造物。噫。造物豈果倒持太阿而授之柄者耶。○勞曾三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纔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為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人奈何躁急為也。惟盡人以聽天而已。**附錄**。天聖中。上黨有蓋抃者。赴試禮部。夢人告曰。汝試記之。當待建州章天和家報狀元。汝必登第。抃至京。訪

遇章訢字天和亦赴禮部試具以夢告訢大喜既而訢三舉不利慶曆間題詩於泗州嶺菴壁云十年三上未登科此去行期晝錦過上黨有人傳預兆夢生頭角見天和旋於賈黯榜中第而抃不錄訢亦未嘗爲狀元也私異其夢至嘉祐二年訢子衡驟作大魁抃始奏名科名洵有預定也○張黼字士欽幼嘗夢神示以府丞字及年五十未第或勸廢學公弗聽卒成進士爲部郎既致仕上嘉其恬退超進府丞以歸幼時夢乃不期而驗也王守溪云張君言於余曰黼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始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尙未生也○朱道行少有文名蘇紫溪蒞浙校士兩拔第一以卽第期之然數奇小試高等

應省試卽報罷爲諸生三十餘年十困棘闈髭髮鬢髮白矣喟然歎曰嗟乎吾素謹厚者豈有所恨耶抑骨法窮不當貴也過呂公祠禱以夢其老諸生否也夜夢呂予銀秤俗呼爲等子意謂不於身而於子也後以歲貢至京年幾六旬矣乙卯舉北闈子履和亦以是年舉於浙一時傳爲盛事乃信呂夢之驗云○巨史云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夢中八十六名自歎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廟出興邸加楚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卽投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謁選夢所居縣門左畫龍右畫虎選貴溪令蓋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位將謁選夢一縉紳投刺視之則朱文公姓名也遂選績溪縣令卽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

先定。而營營計較。何能有益。祇自添一番勞碌而已。
 ○蔣道林曰。為士於今之世者。要知有義有命。修理
 舉業。以應上之求。便是義。至於利與鈍。遇與不遇。却
 有命在。只盡人事。得失都委之命。不入胸中。何等脫
 灑。此便是聖賢進德修業一齊俱到工夫。**廣義**錢邦
 芭曰。今人求科第之術。不啻千端矣。或卜吉形家。或
 求助神佑。其高者類能以文章為迎合。不肖者鑽刺
 營謀。僥倖一第。莫不揚揚得意。以為術之巧。計之捷
 也。孰知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使命不當得。任爾絕
 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與定數爭衡。惟陰騭一
 道。可挽回定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速。神鑒
 極顯。故吾謂求科第者。一切風水祈禱文章。以及鑽
 刺。皆紆迴遲鈍。而惟行陰騭為最捷也。有心者不妨
 一試之。○袁了凡論謙德之效曰。江陰張畏巖積學

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
 大罵試官。以為瞇目。時有一道者在旁微哂。張遽移
 怒。謂汝何為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
 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
 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
 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即文字
 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
 轉變。始得。張曰。命即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
 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
 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
 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
 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君如何不自
 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
 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

闕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闕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闕，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處心屈已，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盡則止。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濫與雜事隨俗奔競

徵事 楊國

忠為相，公卿皆趨媚，或勸張象往謁。象曰：眾人倚之若泰山，吾視之直冰山耳。皎日一出，便失所恃矣。○正德朝江東一守，欲以金賂劉瑾，降紫姑仙卜可否。仙批云：幾樹甘棠夢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忽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遂巡未果，卒獻媚焉。未幾瑾敗，守亦坐貶。○陳仲醇曰：聲勢所轄，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閒處靜觀，皎然易覩，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槽如，非大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其域而不得，而其人偶敗，則爭指其先入者而詆厲之，是以駑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熊北原父佐，曾為吉安判，後北原為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為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榻裝演，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實欲以是媚冢宰。及抵京，一疾遽卒，而

此碑為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倪汝遷曰：夫為其父立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孰不喜之？丘之為計亦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吐手而得，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斯言乎。○王旦為中書令，諫議大夫張師德謂向敏中曰：師德兩請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何故。公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我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巨

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淺耳。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王沂公會當軸，尤抑奔競。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亦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師逾年方命掌誥制。○名臣言行錄云：胡安國為太學博士，學生以文自名，遊公卿間，轉囑公處之。職事公乃袖刺至博士舍，問所為文，其人曰：此為肇明取去。肇明者，祭酒薛昂也。他日又問之，對曰：近置公達所。公達者，中書侍郎劉達也。於是公鄙其為人，公為師儒，謹所好惡如。○遇失意事，不思自反，一味怨尤。發明伊川曰：此君子之遇艱

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
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東坡云。有人經患
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勞曾三謂此言最有味。
此卽孟子生於憂患之意也。故凡失意之境。未始非
天之有意勉人。何怨尤之有。○羅整菴曰。人莫貴於
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
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
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卽有礙耶。○醉
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
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聖賢微意。盡於斯語。**廣義**失
意怨尤。更莫甚於儒生之考試。卽一名次略後。非必
如患難之失意也。而胸中輒憤憤不能平。猶且自負
爲激昂氣節。此士品之所以日淪於卑污而不可捫
也。功過格此條有訓有戒。愚謂士子功名之際。尤當

佩之。○黃陶菴寄弟偉公書云。學臺歲試在九月中。
名次前後。不知何如。然此直呼虛耳。大得失不足介
意。况小者乎。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
與者。皆嘖嘖稱歎。以爲登仙。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
觀。吾此時歎息無限。昔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
慕。此至言也。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
箇者。數十年一箇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一箇底
人。而必欲爲三年一箇底人。已是可笑。况數月一箇
又何足言乎。**習學一正經業未嘗深求苟且卽止**
發明犯此

條者有二等。遲鈍人。則畏難自畫。苟且卽止。聰明人
略一探討有得。遂欣然自足。苟且卽止。二者異脉同
症。一藥治之。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陳正之
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

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學者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遲鈍人當佩斯言。又曰。人有些見處。歡喜守着。決無成功。如漢高祖得關中。見寶貨婦女。若喜而便住。則敗事矣。又如既取項羽。只管自喜。更不去經畫天下。亦必敗事。正如過渡。既已上。岍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嘆。
渡船之功。聰明人當佩斯言。

處事浮躁失宜或

拘執違理

發明

薛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又曰。凡作事謹

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做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張觀官叅知政事。每遇事。從容詳審。動無過舉。劉器之初第。與二同年。晉謁。坐間求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

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何事不因忙後錯了。○李彥平曰。荆公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温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言正中荆公之病。○胡敬齋曰。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為害尤甚。○朱子曰。事變無窮。後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不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廣義**。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毋使有偏。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馮言。熙寧初。陳賜叔。呂寶臣。同任樞密。賜叔聰明罕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安世因極

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愚按稱停定妥須要揆理察情度勢三者兼到庶乎事幾無違倫慮允協若情勢不識硬執理行卒亦有行不得處鮮有可以濟事者陳幾亭謂道理本天然一定然亦有情窮勢極則務從權執其本然不與情勢遷移則道理反失張子韶謂天下之事有理有勢乘勢以行則理尤快意勢若一時不能遽逆則又貴於徐徐應之此等說學者皆不可不曉惟如此而後為明通惟如此而後能應事。

五過 過不認過反爭為是

發明 王陽明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學者不能改耳一念改過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過而未能成

湯孔子大聖也亦曰改過不吝曰可以無大過矣人皆曰人非堯舜孰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呂叔簡曰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辨以飾非者果何為也徵事徐文貞公階督學浙中時年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公批云杜撰置四等生執卷請曰此出楊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公起立曰本道徼幸太早未嘗學問自愧鹵莽改置優等一時傳誦以為此相度也後果大拜○范忠宣公純仁初罷相伊川先生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忠宣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不言忠宣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忠宣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忠宣劄子一篋凡責忠宣所力言者

皆已先言之矣。然不與伊
川辨一詞。度量不可及也。

三過 知過不肯改 除本過外。加記三過。徵事。曾子固與

石相知最。安石果何如。對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
楊雄以吝故弗及。帝曰。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
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
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且病。公諷之曰。老矣。何
自苦。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別。有秋光却似宦情薄。
山色不如歸興濃。句。公驚謝曰。寮友有才如此。而我
不知。吾過也。亟慰留之。如公斯。可謂改過弗吝者矣。
發明 胡雲峰曰。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
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
王少湖曰。學者事無小大。纔覺心所不安。便斬絕勿

為。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不挫其浩然之氣。卽此便是
謹獨之學。若優柔不斷。終焉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遠
乎。○按知過不改有二端。一則自恕自護。以為小失
而無傷。一則常覺常悔。終於因循而不力。其失皆在
於怠焉耳。○呂叔簡曰。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
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之大戒也。○程
子曰。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
則反為心害。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
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
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說矣。◎得一善端。自度可

能不肯勇決 **發明** 所謂善端。要在切於己者。或矯其

能造詣。惟惘惘而不知。則亦已耳。既經提醒。而終安
舊習。不自奮興。正以秉質庸鈍。雖極知向善。奈頹惰

莫真力過各 卷四 修身格 行誼

性成悠焉忽焉惟逸欲之是徇策之無功扶之無術極其弊至於一無能焉耳彼人也豈復有纖毫之裨益於世哉夫使貪使詐見奸惡者流尚有足用之處惟夫甘作庸愚只知逸樂佛典謂其從畜生中來蓋深可厭惡而鄙絕也○劉念臺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飢而食渴而飲嗜欲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以為人乎未也何龍圖曰蠢然之物雖不能為善亦不能為惡人為萬物之靈所作所為不用於善必用於惡故概觀物類其性命飲食交感與人大抵略同然隨緣度日各自老死與世無傷也人則華居美服治艷其容肥甘其食器皿玩好足其欲遊賞宴會樂其生鑿天地混沌以聽其所用擷萬物精英以資其所措靈貴極矣受享備矣苟畢世無一善狀是反不若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為世界之蠹蟲讀

兩先生言不力善者蓋深可悚懼矣

○逞一小忿

增註

凡拂逆處可耐即宜耐一時不能忍

常有已甚之患聖人所以垂訓於辨惑也若果已甚應照報怨太過例再加過**發明**勞曾三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方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功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差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過即憤然而發必無受用是為薄福之人○沈龍江曰老氏曰自勝者強考亭註強哉矯章句亦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忿其一也人若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為哉○陽明戒氣性箴曰血氣之怒君子戒焉由小不忍獲戾召愆如火方星弗使之燃如泉將達則塞其源忘身及親

若參於前。難處先克。終日乾乾。犯而不校。斯爲大賢。
○臥雲子曰。聖賢貴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今人貴
剛。用以制人。不以制欲。以制欲則爲天德。以制人則
爲強梁矣。豈得謂之剛乎。○倪汝遷曰。修隙者多起
於盛怒。而盛怒又起於任性。惟任性則火氣日甚。一
日。久且以爲固然。只見人非。不知己失。如身在烈焰
中。不至於焚燒不止也。然此根惟富貴人易中之。否
則才略人亦易中之。蓋富貴才略之人。必驕。驕則任
性。任性而有拂吾意者。必盛怒。欲無修隙。不可得也。
嗚呼。戒之哉。**徵事**。李某者。星家爲談祿命。某月日值
難星。當有奇禍。蓋慎諸李某信之。至期。閉關謝息。適
外氏來招。纔隔城。圍數廛。不得已往。忽有肩柴者。從
城闖突入。衝李某。倒鈎裂其衣。李某出不意。殊怒。已
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

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
逢他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筮矣。時酷暑。其人半
夜腹痛暴死。向使一時逞忿。能無及乎。世言忍過敵
災星。觀李某良然。○萬曆癸巳。端陽前一日。鄒南臯
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臯懼母舟
野泊。至邑城取夫。意甚急。邑尉奉命稍遲。呼至。厲辭
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不厲辭則不懼。不懼
則夫不集。南臯退而淡。自慚。悔復傳尉來。以好語慰
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生
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
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束帶以去。遂
爲世僂。人烏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
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
謂不如是。與家僮之有喜心者何異。○漢劉寬行遇

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謝之有。晉朱冲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大慚。亟還。冲犢。冲竟不受。黃陶菴曰。文饒之行。近於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於心者乎。君子為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我師也。

◎作事粗疎怠惰

徵事

胡文定父淵從吳美門遊。美

姓遂妻以女。生文定。近解文宗校士松郡。拔一卷入華亭邑庠。評曰。文不為佳。三藝不用一俗寫字。竟卷無差錯。亦見用心端慎。拔之。同此意也。又明道先生寫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是可見事無大小。慎密者貴。而粗疎怠惰。必非端人所為。**發明**薛敬軒曰。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張橫渠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胡敬齋曰。執事敬。修己以敬。是事事檢點。不敢妄為。君子之學。孰過於此。◎縱酒及亂。**增註**謂昏亂無禮。若因

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絕飲終身。顧文康公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慨然作十飲詩。自節制焉。二事皆可為縱酒者鑒。○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沾唇。壯者許少飲。若至沉酗喧呶。必

箠。奉賓客。惟務誠朴。勿強以酒。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今人於童年子弟。輒喜其善酒。其亦不講於家教矣。○胡文定公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醉否。且問所集何

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發明**伊川先生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悖理亂行之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廣義**為貧人告戒，豈惟縱不可，日求飲之亦不可。昔有語云：喫酒二斤，糴麥一斗，磨麵五升，可飽十口。旨哉其言。貧而不能戒此，即所謂強求甘悅也。愚恐好飲者，必將執伊川先生飲酒不妨之言，以為無過，故及之。

一過 一日無所事事，任意嬉遊。**挾優人妓女飲酒逸樂者，加二倍。****發明**吳仲植

曰：人生世間，孰能廢食。試問食從何來，生此食者，惟農夫而已。然而農不可無教化，農不能為器用，農不能通有無，於是乎士以治之，工以給之，商賈以周通之。要無非為農而設也。若於農毫無所益，而徒以耗

農之食，是名游惰。游惰為聖王所必誅。陰條與陽法無異，宜功過格不寬其過也。然今世之人，恒多閒遊成習，無業可為者，誤之於始，其終無可如何，則惟時刻念善，見易行之善，即行。雖無所事事，亦聊以不虛此日。庶可免過。○陳幾亭曰：為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即天地間一蠢物，貧賤閒遊為小蠹，富貴閒享為大蠹。席文輿曰：貧賤閒遊不足責，富貴閒享輒以為已所當然，不知所謂當然者安在。○呂叔簡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為，夜而計之，又計明日之所為。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不敢有一息怠慢之氣。夫是以家室豐給，風俗淳厚。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惜

然不知日用之所為。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為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姚龍懷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孟子以為近於禽獸。乃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更有禽獸之不如者矣。寧止近之哉。故勤惰者。人獸之關也。雖然。人非徒不勤之為病。更有雖勤而實非勤之為尤病。自安於不勤者。豕也。終日勤而實非勤者。猿也。豕梓匠輪輿之晝寢者也。猿毀瓦畫墁者也。二病異症。一藥治之。曰有日記功過格之法在。○陸居士賀教家。每晨揖。三撾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待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大旨要在

勤儉而末一句。又即勤而實非勤之說也。**附錄**柳御史批戒子孫辱先喪家之條。舉其尤大者五。其四曰。崇尚優游。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如世所稱晉人風味者。勉子孫刻骨戒之士大夫之自持。與所以教子弟者。咸宜佩此。○陸魯望先生書無不讀。名重公卿。然性高潔。不輕請人。家貧。躬負畚鍤。率耕夫治田。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黻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作一無益之事****徵事**明宣宗嘗命性不好戲。命圍棋。對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對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也。**增註**按無益之事。所指甚廣。至如雕文刻鏤。奇技淫巧。不特無益。而且害世。彼其記過。當另又一例者歟。**◎**

專喜安逸不耐繁劇

發明

先儒曰一味不耐繁是學

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暴棄之尤所宜痛改又曰耐繁是學簿書錢穀繁莫甚焉見以為繁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繁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繁簡繁簡從心生若心能寧耐隨事日為處分毫不犯手何繁之有即此是學即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尹和靖曰人有避事欲不為者夫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魏莊渠與姪書曰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

老常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晁迥曰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著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廣義**黃陶菴述周叔夜先生之言曰因事之繁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却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大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屠赤水云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是悠然遇境未免擾亂○王耐軒曰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閒散既久纔有毫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陶侃豪傑之士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

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處一小事。慎始怠終。發明吳處厚先生論心相。

有三十六善。其第十七曰。作事周匝。有始終。以是為關係心相。有始終者。性定而享用長。不能然者。恐非福德之器也。

◎事有難為。委於不可為。發明程子曰。大凡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故君子

于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又曰。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按此條戒詞。正是此意。蘇子瞻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

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惟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

後已。此之謂知命。○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一日行坐舉止。不念禮法。不思誠敬。縱肆

無度。徵事管幼安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劉器之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閑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朱子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觀昔賢舉止如是。固知吾輩之縱肆者。無日可免過矣。發明諸晉三日行坐端謹一條。遵行最難。雖然。不可以不勉也。人所以與善相遠者。蓋為平時行坐不能守禮。外則縱恣其體。內則蕩軼其心。放辟傲惰。習與性成。精神已散而不聚。臨境之際。安

望其有把持故往往遇善而懶於為知過而憚於改。雖慕善實淡而終無遷善之日。夫為善者不難有善念而難有善力。善力者何敬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多其節文繁其度數非好為是多事也。正以檢束人之身心不使縱恣蕩軼身謹而心存心存而遷善也。自易故聖賢垂訓恒以敬為諄諄蓋未有忽略敬之一字而可為自修之君子也。○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胡敬齋曰敬是箇扶持身心底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易行

之善當境不行

增註 按此與不肯勇決條似同而實異不肯直是暴棄終身必無善端此

之不行或偶出於踈略不必謂善人無是也。長春真人曰人在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錯過可惜。今人於善或有好名心持於大而忽於小。又或有求報心勉於始而怠於終。所以為之往往不力。此感應篇知善不為集註舉以發明此條尤甚切也。○崇修指要曰世間好事或謂必富貴而後可。此特無志於善者。故云然耳。自朝而出夕而入以至漏盡鷄鳴清夜自捫之際何時無善。苟以善在錢財則歷山耕夫陋巷貧士將不得升聞帝側而冠四科之選矣。◎改過怠

情致仍犯

除本過外加記一過 發明朱子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

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持放行之間耳。攀躋方寸不得上。失勢落手千丈深。學者可不畏哉。○黃

陶菴答門人書云。僕一春多為酬應所牽。袞袞過日。因而動靜兩懈。亦多乖張。每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為腦子野葛。而姑置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歎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徵事**楊尚書翥。夢遊人園林。食其二李。覺而痛自訟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為之不食者累日。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取而用之。因淡自悔咎。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憤責。至毀其容相似。若而人也。曷有凜持之。或怠者歟。○蔡虛齋密箴云。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鑒著。

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為一善不終

發明明道先生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勞曾三曰。人之病根。只在無恒。余見一種人。讀書無恒。作事無恒。交遊無恒。好尚喜怒無恒。此種人必無成就。必無結果。大約非極貧。則極夭。余所見多矣。難乎有恒。人而無恒。孔子每每致嘆。豈無故乎。**附錄**武林張恭懿公名澣。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王廷相為臺長。一見即器重之。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厰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踏。兢兢恐污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便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不忘。◎**受一寵聞一譽**。

不反躬自勵。欣然得意。

徵事李文正公昉。既致仕。上元張燈。太宗迎之坐御榻側。

手酌樽酒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公歸。語子姪曰。蒙上以善人君子見稱。吾何人而敢當之。汝曹當念聖恩。踐吾平日所言。忠君孝親。平心正已。庶幾無忝。○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語之曰。慎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被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逆

耳言不入

加厭惡者倍論

發明 周濂溪先生曰。仲由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陳幾亭曰。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言。喜聞而立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辨。至

絕往來者有矣。○樸菴子曰。余最服膺莊渠先生尺牘。觀其於所愛望者。必諄諄以惡聞過為戒。其與陳原習曰。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某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與裴大典曰。尊兄自離南都。薦紳之士。嘖有後言。平時交遊。莫曉其故。因憶曩在南都時。交遊有聞尊兄之過。肯相規者。終亦囁嚅而不發。蓋憶尊兄必不樂受盡言也。與胡永清曰。雖好讜言。或姑置之。置則人不復言。道古今而譽盛德者多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韓相國休。廣平曲江流亞也。素善挺之。而惡嵩佞。晚年乃曰。嚴大苦勁。蕭較軟美。此恐必有受病根原。不可放過也。凡此懇切之語。學者皆可做心。◎喜人諂媚

發明 凡人譽已。須內返克當。與否。已果有然者。知其人為褒獎。可做心。

宜益思所以副之。已未嘗然者，則知其人為諂媚矣。於此而喜之，則諛言日進，而忠言日少。過何由去，功何由積乎。○范魯公訓姪詩曰：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徵事**介甫行新法，呂惠卿一意承奉之。介甫喜其與已合，援引為助。溫公辭樞密日，以書諭介甫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其意蓋指惠卿。介甫不喻，公嘗私謂賓客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其後六年而惠卿叛。介甫既罷相，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我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我恐其

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然中行子能知之而不能不喜之，此其所以不免於出亡也。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若太宗之惡士及，庶幾諂媚自遠，而所接無非益我者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此真三歲兒童之言。然而人之犯此者多矣。○馬君常先生嘗述一前輩謂客曰：世人皆好譽，不知何故。客對曰：惟公不喜耳。前輩欣然以為知己。讀此條者，盍深省焉。勿如前輩之自謂不喜也。◎**惡人毀已****發明**王景戒子姪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無可毀，則彼言妄矣。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薛文清曰：人譽已，果有善，但

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但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徵事**漢蔣琬為大司馬。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毛碩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公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矜詡已長。**發明**此與感應篇不銜已長句相反。天下之養。則必更進。若卽以炫耀矜誇。則量亦褊淺矣。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謙謙君子。謙之一字。人但襲其虛文。不能存諸實念。歐陽修長於文章。對客多談政事。而不及文章。蔡襄長於政事。對客每談文章。而不

及政事。二公其深於謙之道者歟。○謝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得箇矜字耳。仔細檢點。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為之點頭。○呂東萊曰。古今以驕矜為通患。雖舜之孝。禹之功。臯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古而絕出者。實皆人之所當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為過人。亦惑矣。○梁尚書儉菴曰。秀才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可驕人乎。○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為丐耳。不足為高。不苟取。猶人不為盜耳。不足為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為暴耳。不足為德。◎有小失不肯明認。**徵事**葛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署老疾當罷。公至部。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

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卽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一日嗔怒不除

徵事劉寬雖居

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王旦平生未嘗有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塵灰置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不潔其飯。公曰。今日不喜飯。可作粥。爲宰相十餘年。人有謗之者。輒自引咎。不與之辨。○韓琦爲館閣時。嘗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閱開封試卷。二人喧爭不已。公安坐閱卷。如不聞。拱辰以公同館。忿不助已。責公公和顏謝罪。後帥武定。嘗夜作書。卒持燭公前。偶他顧。然公鬚公

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其人。已易。公恐吏鞭之急。呼曰。弗易。渠今解持燭矣。有人獻玉杯二。公以百金購爲珍玩。每夜宴。出杯特置一。凡貯之一。日小吏觸几。二杯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數。復顧吏曰。汝誤耳。非故也。令之起。神色寂若。**發明**鄭昨非曰。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崇修指要曰。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程子曰。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至於暴厲。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施愚山曰。古云。嗔火爲劫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可爲善怒者切戒。○養生對曰。

無怒氣者無死法。於子孫奴婢止見其可喜。不見其可嗔。此是天心。此是春意。此是生者機。此是壽者相。

○身處貧乏不能耐安澹泊。強求甘悅。一次一過。此非不惜。

福之過惡。其嗜欲不制。節操難守也。故列行誼條。

明或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

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汪信民嘗言。人常咬

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朱子曰。

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喪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

哉。○張子韶時。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

以貧為累。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為公

累。心為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

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

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

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徵事。裴休微時。

著書經歲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

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太和中拜相。宣宗

嘗稱曰。裴休真儒者。○范文正公讀書僧舍。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盛一器。既冷凝結。劃為四塊。蚤晚取一

塊。斷菜乾數莖於盂。煖而嚼之。其清苦如此。有留守

子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公堅辭。使者

留之而去。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

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免為罪乎。公謝曰。

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安

能啖此粥乎。附錄。孫子麟曰。學者既知頭腦。正好於

踐履處謹小慎微。如成湯大聖人。不過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大禹無間然。稱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今

人矢口精微。縱談天則。所謂刻脂鏤冰。受用安在。學

者工夫正在尋常日用間。蓋千虛不博一實。凡事皆可作偽。惟飲食最難虛假。故大易言節飲食。孟子戒飲食之人。夫子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余借此一端。驗學人誠偽何如。小小微關。尚打不破。說甚麼存天理去人欲。○楊慈湖曰。人戒節要先於味。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於此。淡泊則餘過亦輕。○唐荆川罷官歸。與友人尺牘曰。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人。腥膏滿案。且噦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為既不能改於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

◎貧士恥做衣惡服

發明朱子曰。有道之

士。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陸放翁示兒語曰。凡人家子弟。事事要整齊華麗。稍不及人。便自愧恥。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徵事**張橫浦幼年力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却不受。曰。士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安在。**附錄**程明道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已自先不好了也。○鄒南臯曰。澹泊是士人家身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入繁華路去。如何得長進。衣冠飲食。俱從儉朴始。斯**◎日間非有勞倦神昏晝**人也。可以進德。可以凝福。**◎日間非有勞倦神昏晝**寢。或以勞倦而短睡。要與神昏者有別。內返自知。不

容附會耳。附錄黃山谷答王秀才書曰：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見物墮地不拾起

見異輒張皇

徵事程太中公尉

日家人忽告郡君有物弄扇。郡君曰：天熱故爾。又一日報曰：鬼鳴鼓。郡君曰：子之桴自是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以遂息。○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眾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眾又大詫。公亦如故，竟無他恙。○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行，家人皆言當即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又解冠榻上，狗戴而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既而

其狗怪端百出，家人爭欲殺之。公終不許。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呂許公有子數人，欲試其量，俟齊集時，令婢以一筐盛玉甌茶，齊前之。既還，詐跌于地，甌皆碎。諸子聞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白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公乃曰：此子真宰相也。後果然。○楊龜山云：章郇公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播撼不動。○魏元忠端正厚重，至一官署，吏白多怪，公不為意。夜半撲簌有聲，僮僕縮栗，公令蒙被臥。自起坐察之，俄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羣女乃復攜床至舊所。公

又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衡湘梅少司馬。制闡三鎮。虜酋或言於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吾閱之。當犒汝。酋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為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即真。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賣。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為犒。并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為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虜酋視為奇貨。若輕於上聞。虜益挾以為重。萬一肯出徵璽。將真以封賞購之乎。此為多事矣。○閒遊偶戲。忘其損人。如拋磚向空。取石投水之類。

◎身不耕耘。一日飲食。不一念稼。

穡艱難。

發明

古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

物即誨之。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愚謂富室大家。皆當奉此為家教。○於諸聲色香味及一切玩好

之物。貪戀染著。不能克除。

徵事

吳晦叔言。謝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

一硯。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禱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發明**屠緯真曰。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之賞鑒家。今時獨吳中此風為最盛。賢達者不免。終身沒溺其中。若饑食渴飲。有

不知此好者。衆咸以爲俗。何其大昧也。夫瓦石可用。何必金玉。粗器可用。何必精好。以此取閒。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志。○江盈科曰。白香山詩。自言久官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去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言語

修身之四

總論

慎言所以爲修身之要者。蓋戒之。至於毀人。詆物之語。尤爲喪德。且足取禍。更烏可肆然出諸口。而不加之檢制乎。○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是爲僞也。惟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方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伊川先生言箴曰。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一功 言必顧行

發明

聖教之論言行者屢矣。淺者但謂謹於所不當言者。豈知所當言者。亦深慮其言之易而踐之難。故一則曰。先行其言。再則曰。恥躬之不逮。今人動輒高稱品節。侈詡事功。聽其言。讀其文。儼若特傑不世出之人。而其終未知其果能踐與否也。能言能文者。蓋深省焉。○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伊川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

○陽明曰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一分便說十分矣口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附錄莊渠先生答鄒謙之書曰古人云克己最難兄之言學若易易者纔一開口便有一副當現成話頭恐攔阻了進修實功却治不得真病願兄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著實用功到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與王汝中書曰君游道大廣講說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害天性所願羞澁其言毋使口滑又曰昔承教時自訟向來用功不曾收斂停蓄至哉言矣但願益以此言鞭辟近裏著已篤吾赤誠啞啞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內自訟也

◎出一至德言

發明格言云凡事存一个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賴之每日說幾

句陰隲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附錄王伯咨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何人不可自勉何地不可自盡立德須從細微處檢飭坐立跛倚白晝臥眠皆足以怠心惰行讀書人宜切戒立功如昔賢所謂日行一利人事即是功也立言非必著書立說如勸人善阻人惡為人講解稱述古今嘉言懿行凡可以裨益人者皆是而我輩所最忌則隨口訕笑羣聚閒談非惟無益兼亦誤事人能奉此三者幾微不苟畢世遵行大可以福國利民次亦不失為自了漢不則便不免螾蠹之目矣

談終始謹慎無失言

發明先正有云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

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處世之善術。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又云。凡夫客次與坐席。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時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之名。或於其親知前及其短行。必貽怒遭禍也。至于忿怒戲謔之中。尤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祖父之為人。蓋我或一時激言諧語。而人之怨之。已深入骨髓矣。語云。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旨哉。○又云。凡稠人廣眾之中。不可極口議論。夫豈無醜者在其中耶。議論有礙于彼。則彼不言而心自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言之也。○愚按先輩之論。示人以謹于處世。而功過格指意不止。謂此直欲勉人以養氣。

持心馴而熟焉。聖賢氣象。不外乎此。范氏曰。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之。至于辭氣安舒。和緩而不躁。方見學力。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合以發明此條。其理乃完備無遺。**廣義**按白文與人二字。似專指接對賓客。愚謂家人父子及至戚密友。偶論閒談。亦不可忘矜慎之意。蓋謹言乃修身之要。誠有不可須臾忽者。豈僅接對賓客之時哉。**附錄**薛文清曰。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妄者。中心無篤實之意。隨口而發。雖言之中。亦為妄耳。○李自中曰。往羅先生嘗誡予曰。學者大病。是言語輕發。吾生平痛加簡點工夫。未言審量。而後發。既言又必迴思。所言蓋不切近者。不敢言。不

著實者不敢言抑尤恐吾心未盡浪為美言是即聖人所謂不忠信也只此一事終身兢兢不能無失故日修詞立誠

◎揚人一善

增註 即論語所謂樂道人

一惡則重在待人功過格分列各有所主

◎求寫一離婚紙不寫從而勸阻之另

一言一功能勸轉者加二十功

三功耳聞一人過不出諸口

發明 馬伏波戒子弟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至若吳郡文行山先生并耳亦惟恐于聞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若此用心之厚不誠可風乎

十功一月內謔人誚人責人一切損德語俱未嘗發一

言

徵事 太原雲中山有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十餘人為文昌社社中素推俞麟郁從周二生正統

辛酉元旦輪王用予司會先期齋戒宿壇恍見列炬燭天諸神以各省鄉試榜冊子進呈帝君一一批閱事畢召用予入見諭曰爾同社中周吉今科本省解元也時用予社中惟吉最恂懦而文字復不勝諸人聞之愕然因頓首請問中元之故帝君曰周吉祖父俱為士從無一字入公門從不姦淫一婦女相沿三代並不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感化者多父子祖孫六十餘年最上陰德人皆不知惟帝是嘉註昌三代今吉發元特福澤之造端耳用予本身以不祈母壽降二科俞麟以事親腹誹

且谿刻論人。不近情理。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使窮年潦倒。諸生間。用予又問郁從周。帝君曰。郁從周。生畀異才。應早發顯仕。緣從周十七歲為諸生後。恃才傲物。諧謔譏彈。語多湊巧。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命註於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溢三千條。將奪壽算。傷天地之和。犯鬼神之忌。莫此為甚。故其罪與殺生邪淫等。用予惶恐良久。帝君又諭云。淫殺口過。絲粟有報。至涉巧名一途。尤為大忌。但殺業淫業。少知自愛者。猶知禁戒。至于口頭誦榜。隨意訛彈。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為得意。而心胸輕薄。琢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為貧窮軀殼。可不惜哉。汝當廣勸世儒。鑒茲為誠。用予既醒。援筆記之。及秋闈。周吉果冠一省。里人因刊補化書。播告同志云。**廣義**徐伯同曰。李布政昌

祺作剪燈餘話。韓中丞雍以李有此書。不得入鄉賢祠。或又謂此公大節高明。不宜以筆墨遊戲累之。此語非是。夫士大夫立言垂世。不能端風正俗。乃作猥褻怪亂之語。以蕩人志意。即其人身事無他。而於世教有舛。亦為名實之瑕。莊列非邪。慝污濁人。徒以持論縱浪。為吾道所斥。目為邪說。夫論人固不當以燕語掩大節。然大節自端。◎**表揚一人陰德**。啓口失義。亦安得是。

三百功 終身心口如一

徵事尹師魯與人談論。是非無所隱避。惟務窮盡道理。乃已。將

終。預知其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馳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復揖而逝。**發**明朱子曰。言語下一確。二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

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話。誠如何立。或問大易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詞。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終身口不

道人短失

徵事 宋縉雲為布衣時。元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獐獍。叱問之。曰。我等疫鬼。

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乎。曰。無。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隱惡。陽善。子孫當顯門戶。余輩何敢入。言訖不見。夫不談人短。其人必極忠厚之人。可知。或疑人所為有影似處。能無辨其真偽。示人以趨向之準。然須先舉其長。然後婉言其短。不可以談論人短為樂事。或又疑聖人嘗有直指其失而不掩者。不知聖人存心。在天下萬世。其發一言也。不以為勸。即以為懲。今人不過自矜識高口直。所論之事。非關係。

風化。自任之責。非身秉化權。皆是不必言而言之。是為刻薄。安得以妄擬聖人乎。宋文獻公濂嘗承問。廷臣臧否。公但言善者。復問否者。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如此用心之厚。真足令談人短失者。惶恧無地。或在朝廷。不必盡如是。居鄉必當以為法。先賢有云。但擇善者贊之。則惡者不待貶抑。自不知所警。佩服斯言。則克守功過格。是條矣。

三百過

一生口是心非

發明 心口皆是。純善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猶得而防之。惟言。

稱堯舜。心同桀紂。情契金蘭。恨深吳越者。最難測度。合生平言。止記三百過。或疑功過格為太寬。要其逐條記過已多。且言語如是。則一日所存之心。所為之事。皆可知矣。過正不勝記也。細思其人。固為大惡。是。

編亦可不列。存之以為喜學淫偽者做。昔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真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丁謂與人。不作一真實語。自謂得計。世以五鬼目之。死無葬身之地。學浮偽者。宜切戒矣。

◎自負口才無一善行

此亦於逐條記過外加記之者。附錄留餘堂拈案云。龜城祝期生。好訐人短。又好誘人為非。人有貌陋者。譏笑之。俊美者調嘲之。愚昧者誑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訐其陰私。士友發其隱曲。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構人成隙。已復兩利而並存之。見人奢靡。譽為豪傑。見人很毒。讚為辣手。人談佛理。笑為齋公。人譚儒行。嗤為偽學。人言一善言。則曰渠口中雖如是。心上未必如是。人行一善事。則

曰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亂持議論。顛倒是非。習之既久。自以為能。晚年忽病。舌黃。必須鍼砭。刺血流出。升許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一歲之間。作者六七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嗟乎。惜哉。惜哉。祝期生之舌。美舌也。其舌才必有大過人者。使及其未枯之先。遇明師直友。苦口藥石。痛下鍼砭。一旦翻然悔悟。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其舌上青蓮花。且彌天蓋地矣。天生如此美舌。何可易得。而竟以枯死。惜哉。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饗饕。是謂入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出業。夫入業。猶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無味入而以血出。為祝期生之舌者。不亦苦哉。矣。

五十過 代寫一離書

徵事 孫侍郎洪少時與一同舍生

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第籍汝與孫洪皆有名但洪名下有朱批云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央某為代寫離書初不知其為罪過也生以夢寐不足憑解之及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悵恨不已生曰某西歸當為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睽離人姓氏尋迹其處得之夫婦果俱未有偶生為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宦轍所至有離婚事未嘗不婉轉調護常稱其事以告

人見天譴之可畏云

三十過

摘發一人陰私

謂雖有其事而人未知者若關係其人名節因其一發而使不

可為人加二倍

徵事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自出是非

雖至親莫逆面後即媒孽其短略聞人一隱事便遍處播揚一日偶出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蘇頌在杭州時有以私事相囑者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懷忿數詆公或勸公上其昔日所託私書公笑曰許人之私我豈為之公後拜相○老子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閒談酒謔慎勿形言又曰

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數語最堪儆省。

◎為理由人代寫一詞

狀。得酬者。另百錢一過。**徵事**薛敷專工虛捏詞狀。能

日。上帝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已而家產盡燼。敷渡

江溺死。○文光讚之父。自少至老。無歲無訟。終身官

事糾纏。死後貽累及子。光讚以夙因。問曇相禪師。師

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

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篋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之懺悔。教之矢心行善。後果漸息。○蕭蘭玉山人。家貧。住縣前。以書理生涯。每逢人做狀。先為十分勸息。不得已。方為寫狀。必叩其情實。方纔下筆。嘗數日不舉火。寧忍饑。不肯為人枉造一語。後家貧無計。發憤習武。官至都督總兵。

二十過 詆毀人行事

附錄南山子曰。好人譽已。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已。而樂道人之不善。民俗斯下矣。○胡致堂曰。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出語阻人婚姻。若實知其男女失配而阻之者。免過。**廣義**彙編

註曰。如或至親密友。託我詢訪。其在容貌之強。宜為掩飾。惟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也。可。◎譚人閨闈。及傳述一傷風敗化事。謂人所共知者。若迹不甚

著。而喜為播揚。加倍。

十過 播一人惡

發明劉子曰。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恒。情妬以傷人為

務。○段成式曰。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嘖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造一人譚名歌謠。徵事聶從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

是盛傳。不可復掩。竟坐毀謗朝政。竄死登州。藁葬路傍。○道士章齊一。好作詩歌。以詆誚人。每一詩成。令人醜態畢露。竟得惡疾吐血死。

五過竟日多浮浪語。未嘗發一善言。

附錄鮑曼殊感應篇解云。太上之訓

曰。吉人一日有三善。凶人一日有三惡。皆以語善語惡爲首。所爲語者。兼筆舌二者而言。惟筆與舌。關係教化。種善無窮。而其流惡亦甚深。孟子正人心。首重關邪說。而甚其罪于弑父弑君。嘗觀潘崇之語世子

商臣以其不能事。不能行。隨以行大事。慫慝之。夫以弑父之大逆極惡。而變其名曰行大事。是何異于後世橫議之徒。變盜賊之名爲好漢。而開千古之殺機。變淫奔之名爲風流。而鑿萬世之淫竇。故商臣弑父。實潘崇之邪說有以啓之也。口之爲惡至此。又有一言諂旨而禍延家國。如唐高宗立武后未決。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遂以定立。其後革命稱周。殺唐子孫殆盡。而勣子敬業。卽首罹武氏赤族之誅。蓋天下受其流毒。家族亦受其慘報。不過一言而已。又有一言而禍延宗社。潛移鼎祚者。如漢孝成以日食地震。吏民多以王氏爲言。辟左右。問于安昌侯張禹。禹欲自託于王氏。顧謬以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爲對。而反詆言王氏者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帝遂不疑王氏。而卒致新都篡國。舉二百年火帝之祚。而

斬之。亦不過一言而已。其他或用于激發。或形于戲
謔。或用于離間。或用於誑誘。語惡貽害。累幅難窮。至
荀卿倡性惡之矯說。而眉山推本。以爲致李斯之焚
書。竹林高放誕之清談。而夷甫臨刑。始追恨虛無之
禍國。及後世論厭中庸。議求新詭。贊水滸爲忠義。而
揭竿斬木者。奉爲枕內之陰符。美卓氏之良緣。而鑽
穴踰墻者。推爲桑中之矯矢。嗤道學爲迂濶。而師儒
子弟。咸有飛揚跋扈之雄。笑禮法爲虛拘。而飲啖喧
譁。不勝投石超距之勇。或斷取六經四子之章句。間
佐恢諧。或改竄先儒古德之格言。戲供調荅。一唱衆
和。咎有攸歸。此語之惡。形于議論者也。黃山谷好作
艷詞。而秀師訶其誨姪。恐墮泥犁惡道。劉河間偽造
古史。後郡官疑其通賊。不免凍餓危身。奈何禪官野
史。逞胸臆以肆譏彈。小說歌謠。訐陰私而行排訕。若

夫傳奇風化所關。揆諸當日優孟衣冠之意。亦備後
世激揚懲勸之文。如琵琶之剪髮。荆釵之投江。覽其
事。則千載如生。誦其詞。則九原可涕。青袍覆閣中之
女。燕山瘞鋤下之金。百種之中。勸箴咸著。四聲所被。
觀感殊多。豈意濫觴。至於今日。盡譜淫詞。爭翻艷曲。
花間月下。舫畔樓邊。片紙單縑。便縮同心之結。游尼
野嫗。羣牽月老之絲。石榴車中。棄父母如敝屣。牡丹
亭側。誣鬼神爲牽頭。榜唱銅龍。無不偷香之才子。屏
開金雀。無未識面之佳人。似天道之福姪。合群聲而
吠影。標風流之赤幟。滌器無慚。毒俊少以烏頭。窺鄰
自喜。宣淫放誕。長此安窮。漸盈惠子之車。應付咸陽
之炬。此語之惡。形于撰述。歌詠者也。然則語之造業
最深。流毒最廣。明明若此。喋喋何爲。而世之認賊作
子者。方且美之曰口才。亦有拒諫飾非者。方且恕之

曰口過。自非太上正其名曰惡。更列于一日三惡之首。亦孰知舌頭三寸。筆下數行。招身家之重殃。受鬼神之陰罰。若是其甚哉。雖然。太上訓作惡者。以改悔為轉禍為福之道。他惡改之為難。他善積之亦難。或限于力之所不能。或迫于時之所不逮。唯改語惡而積語善。止在一掉舌。援筆間耳。改惡無易于此。積善亦無易于此者。筆刀一轉。便堪翻貝葉于毫端。舌劍纔回。已可吐蓮花于腭上。及江淹之未禿。幸張儀之猶存。無假錢財。不須勢力。皆可立轉善因。同登福地。◎出一不利人語。附錄葉寅所訓。士曰。不必廣行施濟。且於舌上勉作慈航。不必普度羣生。且於口頭少留元氣。則千間大廈。萬丈長裘。俱在舌尖矣。◎談論一穢事。

三過任意出一損德語。

增註 損德語所包甚廣。有極輕者。有極重者。大抵由任意而然。

固非三過之可定也。○感應篇垂訕謗聖賢之傲。夫訕謗二字。雖大愚大惡。畏而不敢。然任意出言而流為損德。在文人墨士。往往有然。即如南昌一士人。素好恢諧。縣令改建文廟。遷聖像。像蓋泥塑者。重而難舉。士戲曰。夫是之謂仲尼。令正色曰。汝為士而敢侮聖人耶。士慚而退。是夜夢被追至一所。有一官叱之。以侮慢先聖。命杖三十。既覺遂癡。自是不識一字。夫此士人重言之。固為訕謗矣。寃言之。不過任意出一損德語耳。吾輩試平心內返。得毋有一語之微。類於是者乎。充類至此。固知任意之萬不可也。◎發

一不由衷之言欺人。

增註 此條有二解。或出浮偽。小人之過也。或出激烈。君子之過

也。發明朱子曰。與朋友交。非謂要去罔他。方為不信。只信口說來。不合於理。便是不信。○聞鐘集曰。人生俱是欺。欺人欺已。鶻突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夜思之。寧不自愧。◎致知未到任

意出一偏僻不當理語。解釋經傳者尤慎之。附錄朱子曰。仁者心存。則自是不敢

胡亂說話。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是謂不仁。不仁底人。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好指摘

前賢過失。快一時議論。發明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為武侯伯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

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尚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也。伯溫自此于先輩不敢妄論。勞曾三日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東坡晚年常悔以前好議論人。為學問未到。吾輩洵宜禁口矣。○薛文清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陳玉壘曰。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為。不若遠甚。宋人詩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平時妄論鬼神為不足信。

發明王法雖詳。亦有法所不能及。惟賴鬼神之事。動之敬畏。故自古及今。有卜筮之文。有祭祀之典。乃漫

無所據而妄論為無。則必有信其無者。意念之間。隱微之地。亦何所不為乎。昔阮瞻作無鬼論。一日有客求見。談論名理。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以為無。客厲聲曰。鬼神之事。聖賢皆以為有。子乃立論破之。敢以為無。吾即鬼也。忽變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阻喪。歲餘而卒。姚龍懷曰。聖賢覲面見鬼神。殊形異相。對之儼然無畏怖心。而惟于不覩不聞之地。常存敬畏鬼神之心。今人二者皆反是。苟其見鬼神形。聞鬼神語。未有不畏者。而閉居則一無所畏。反疑報應為荒唐。誣神靈為虛誕。問其故曰。吾不見也。不聞也。若然。則聖人當曰。視之而見。聽之而聞。為鬼神之德矣。夫視之而必見。聽之而必聞。則鬼神與物為二矣。又烏能體物不遺哉。故不可見不可聞者。鬼神之常也。其可見可聞者。鬼神之變也。聖人從其不見

不聞而明其故。顯則畏之於對。越駿奔。幽則畏之于爾室。屋漏。愚人因其不見不聞而執為無。故往往畏之於衰敗之候。篤疾之中。然見而後畏。畏而後信。晚矣。昔有鬻徐夫人藥七首者。曰。以之刺人。血濡縷立死。愚人不信也。久乃竊而試之。急呼人曰。果然聲絕。而氣亦絕矣。人之待見鬼神。而後信者。何以異此。悲哉。

○妄出一語。怠人戒行。

一過言與行違。

發明

格言云。口口勸人。實行不副。名為掛榜修行。念念反躬。庸言必信。方是勿

欺學問。○晦菴先生曰。今時秀才。真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都是不廉不義。此所謂能言之鸚鵡也。○莊渠先生曰。邇來學者。多好為大言。說得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真切用功。日用間。雖有室礙處。不自知也。夫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乎。又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只此二說。真偽判矣。

◎虛言一

小事。指無礙者。若因而誤事。加十倍。**增註**。無其事而言之。與有其事。而或抑揚失寔。總謂虛言。同此

不忠信之過也。必如朱夫子所稱。丁一確二之人。乃能弗犯于此。非然者。雖不至于駕空捏言。而抑揚失

寔。鮮有不蹈其弊也。尚慎旃哉。◎泛濫出言。無所宗主。或突然混雜。

不中事情。**發明**。薛文清曰。句句着寔。不脫空。方是謹言。又曰。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又曰。一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服之。又曰。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張籍與昌黎書云。比見

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談。此有以累於令德。◎以成敗妄論人短長。**增註**。謂身

在事外。不知其中得失。而妄談。故為過。即感應篇所

謂。見他失便。便說他過也。若確有真見。論之。令人心服。不得為過。**發明**。管仲曰。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受困

窮。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是

則成敗豈足以論人乎。○福壽全書有云。飛語母憑。必稽其實。一人再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

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慎毋輕議人也。况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

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慎毋輕議人也。○陳后山曰。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

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隨衆談人過失

徵事 吳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在屏後聞之客去答賀或勸曰臧否亦

常情何責之重也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我獨有一子乃妄議人豈保長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懼因此痛自改悔為名儒○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譽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意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云○高忠憲公自記曰甲午八月過杭錢繼修傅太恒拉遊昭慶入寺丁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熱日間偶聞一士人炎涼之狀深愧其復負時名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恒俛而聽之余遽省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
◎未嘗設身處地審三復小宛之六章不能成寐

勢度情局外輕議人事

增註 須知議事與論人有別妄論人品者褒貶不足為憑

輕議事體者處置非能恰當皆是失言程子以傷易為戒誠銘佩其箴此等過庶能免歟
附錄 呂東萊曰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也
◎輕發一然諾
增註 按交接條有云負一約約即然諾也而微有別彼所謂約者以事許人而忽虛其願望是為負人茲所謂然諾者以事任已而不度諸情勢是為率口異日者欲避負言之譏而卒至于必不可踐則豈非其發之不謹哉
發明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胡文定公未嘗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薛文清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必

不能踐言矣。○背後率口罵人。○發一自譽之詞。增註即行誼條

中矜詡已長也。有矜心者必自滿。則累于行。發褒語者必誇張。則失于詞。故各自記過。發明薛文清曰。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

已脩豐面。喜談其往時賤行。○舊怨已釋。復談及之。

○未通曉者。輕發一語以取辱。徵事楊守陳以洗馬乞假。驛丞見其行裝

簡素。以為卑官也。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馬。公笑答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蒲。伏乞哀。公笑而不較。世之輕於發言如驛丞者。豈少哉。觀此而知開口之不可不慎矣。

○輕述一不應述語。或致家庭不睦。致外人成一怨。恨加十倍。發明沈龍江曰。凡兩

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溢惡之言與之相傳。是挑釁也。輕述雖出於無心。非若挑唆之有心者。然其為害則一也。故當切戒之。○呂叔簡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必人之口乎。

且戒人與己。已孰難。小子慎之。○出言偶不矜慎。致

失詞令之體。增註按詞令之體。蓋就應對時言。如稱人之居曰尊居。稱人之親曰令親。已之

自稱。應作謙詞。而亦隨口出之。非失體乎。嘗記坐一友人齋。友人出會客。退而有悔曰。吾適因客自舉妻兄。我詢之曰。令妻兄何在。既而思妻之一字。出言失體。曷不曰令舅。而為此蠢俗也。余因識於心。今繹功

真筭巧述林 修身格 言語

過格斯條。大抵謂此類也。又如枕流漱石等言皆是。
發明 薛文清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
 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其寡過矣。**廣義** 愚繹白文不矜
 慎三字。包括甚多。刻本有一條云。議論前後不符。蓋
 輕發議論。本無確實之見。以致隨機轉易。不相照管。
 心亦不矜慎之過耳。又或輕發一詢詞。不當人情。不
 矜慎。故薛文清嘗自責曰。早間又多
 問人一事。天又記一少年握某名人書扇。遊
 僧寺。遇一人取觀之。微笑。少年曰。某名人書何如。恐
 實不副其名。初不知觀者即某名人。彼以見已名而
 笑也。後淡自悔其失言。又如湘東王於江東泛舟宴
 樂。功曹劉源咏離騷句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
 當道日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栗。蓋湘東眇一目。而
 劉源止取帝子降兮句為巧合。却不慮及下文之有

忌諱也。以此見出言總以慎嘿為主。又嘗記浙中一
 官審事。訟者執券為據。呼曰。萬里江山一點墨。官大
 怒。審未畢。加扑責焉。蓋官之諱曰萬里。且又眇一目。
 訟者不思而觸其忌也。又有御史曰范萊。與同年飲。
 同年不勝酒。呼曰。拿飯來。范大怒。其事相同。言顧可
 不慎歟。呂榮公嘗言。凡與交游書。聞其父祖知名於
 世者。須先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
 與故舊欸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賢矜慎如斯。可為法也。**○偶聞一道路不根之語。浪為傳播。**
 薛文清曰。凡事必有徵驗之實。則可言。不然。即妄言
 者多矣。**徵事**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
 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眾賓聚談。葉道卿被罪去位。
 一人問決有報矣。競云傳聞。葉子曰。諸君誤聽。此乃

小子家君以祖母年老求便實無罪過衆賓負報幾失所措喜述新聞者每多犯此

◎讀書士

子習爲市語

附錄魏莊渠先生社學規條云生徒居家及朋友相過俱要敦尚禮節講論古今嘉言善行兄弟朋友各盡其道互相切磋誘勸言

心動止不許習爲市井之徒大則化家善俗苟不見

出一戲謔言

發明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

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又

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未嘗有不意之變可憂

之事平居無端發歎

發明是亦足以徵心不存而氣不定也

終

終

